



北史卷三十六

魏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薛辯

五世孫端 端子曹 端從子濟 端從祖弟湖 湖子聰 聰子孝通 通子道衡 聰弟子善 善弟慎

薛寘

薛澄

薛辯字允白河東汾陰人也曾祖興晉尚書右僕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謚曰莊祖濤襲爵位梁州刺史謚曰忠惠京都傾覆皆以義烈著聞父強字威明幼有大志懷軍國籌略與北海王猛同志友善及桓溫入關中猛以巾褐謁之溫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尚有幾人吾欲與之俱南猛曰公求可與撥亂濟時者友人薛威明其人也溫曰聞之久矣方致朝命強聞之自商山來謁與猛皆署軍謀祭酒強察溫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俄

及古月 義

而溫賅及符堅立猛見委任其平陽公融爲書將以車馬聘強猛以爲不可屈乃止及堅如河東伐張平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後堅伐晉軍敗強遂總宗室強兵威振河輔破慕容永於陳川姚興聞而憚之遣使重加禮命徵拜右光祿大夫七兵尚書封馮翊郡公轉左戶尚書年九十八卒贈輔國大將軍司徒公謚曰宣辯幼而雋爽倣儻多大略由是豪傑多歸慕之強卒復襲統其營仕姚興歷太子中庶子河北太守辯知姚氏運衰遂棄歸家保鄉邑及晉將劉裕平姚泓卽署相國掾尋除平陽太守委以北道鎮捍及長安失守辯遂歸魏仍立功於河際位平西將軍東雍州刺史賜爵汾陰侯其年詣闕明元深加器重明年方得旋鎮

帝謂之曰朕委卿西蕃志在關右卿宜克終良策與朕爲長安主人辯旣還任務農教戰恒以數千之衆摧抗赫連氏帝甚褒獎之又除并州刺史徵授大羽真太常七年卒於官帝以所圖未遂深悼惜之贈并雍二州刺史子謹字法順容貌魁偉高才博學隨劉裕度江位府記室參軍辯將歸魏密報謹謹遂亦來奔授河東太守後襲爵汾陰侯始光三年與宜都王奚斤共討赫連昌禽其東平公乙兜尅蒲坂遂以新舊百姓并爲一郡除平西將軍復爲太守神麇三年除使持節秦州刺史山胡白龍憑險作逆太武詔南陽公奚眷與謹竝爲都將討平之封涪陵郡公太延初征吐沒骨平之謹自郡遷州威恩兼被風化大行時兵荒之後儒雅道息謹命立庠序教以詩書三農之暇悉令受業躬巡邑里親加考試河汾之地儒道更興真君元年徵授內都坐大官輔政深見賞重每

訪以政道車駕臨幸者前後數四後從駕北討與中山王辰等後期見殺尋贈鎮西將軍秦雍二州刺史謚曰元公長子初古拔一曰車轂拔本名洪祚太武賜名焉沈毅有器識弱寇司徒崔浩見而奇之真君中蓋吳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太武南討以拔爲都將從駕臨江而還又共陸真討反氏仇儻檀強免生平之皇興三年除散騎常侍尚文成女西河長公主拜駙馬都尉其年拔族叔徐州刺史安都據城歸順敕拔詣彭城勞迎除南豫州刺史延興二年除鎮西大將軍開府儀同進爵平陽公三年拔與南兗州刺史游明根南平太守許含等以善政徵詣京師獻文親自勞勩復令還州太和六年改爵河東公卒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康長子胤字寧宗少有父風弱冠拜中散襲爵鎮西

大將軍河東公除懸瓠鎮將尋授持節義陽道都將後除立忠將軍河北太守郡帶山河俗多盜賊有韓馬兩姓各二千餘家恃強憑險最爲狡害劫掠道路侵暴鄉閭胤至郡卽收其姦魁二十餘人一時戮之於是羣盜懾氣郡中清肅卒於郡謚曰敬子裔字豫孫襲爵性豪爽盛營園宅賓客聲伎以恣嬉游卒於洛州刺史子孝紳襲爵位太中大夫孝紳立行險薄坐事爲河南尹元世儁所劾死後贈華州刺史拔弟洪隆字菩提位河東太守長子驎駒好讀書舉秀才除中書博士齊使至詔驎駒兼主客郎以接之卒贈河東太守謚曰宣始拔尚西河王有賜田在馮翊驎駒徙居之遂家於馮翊之夏陽長子慶之字慶集頗有學業閑解几案位廷尉丞廷尉寺鄰北城曾夏日寺傍得一狐慶之與廷尉正博陵崔纂或以城狐狡害宜速殺之或以長育之月宜待秋分二卿表延儁

表翻互有同異雖曰戲謔詞義可觀事傳於世後兼左丞爲并肆
行臺賜爵龍丘子行滄州刺史爲葛榮攻圍城陷尋患卒贈華州
刺史慶之弟英集性通率隨舅李崇在揚州以軍功累至書侍御
史通直散騎常侍卒英集子端

端字仁直本名沙陁有志操遭父憂居喪合禮與弟裕勵精篤學
不交人事年十七司空高乾邕辟爲參軍賜爵平陰男端以天下
擾亂遂棄官歸鄉里魏孝武西遷周文令大都督薛崇禮據龍門
引端同行崇禮因失守降東魏東魏遣行臺薛修義督乙干貴西
度據楊氏壁與宗親及家僮等先在壁中修義乃令其兵逼端等
東度方欲濟河會日暮端密與宗室及家僮等叛之修義亦遣騎
追端且戰且馳遂入石城柵得免柵中先有百家端與并力固守
貴等數來慰喻知端無降意遂拔還河東東魏又遣其將賀蘭懿

周佳

南汾州刺史薛琰達守楊氏壁端率其屬并招喻村人多設奇兵
以臨之懿等疑有大軍便東遁赴船溺死者數千人端收其器械
復還楊氏壁周文遣南汾州刺史蘇景恕鎮之降書勞問徵端赴
闕以爲大丞相府戶曹參軍從禽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竝有功進
爵爲伯後改封交城縣伯累遷吏部郎中端性強直每有奏請不
避權貴周文嘉之故賜名端欲令名實相副自居選曹先盡賢能
雖貴游子弟才劣行薄者未嘗升擢之每啟周文云設官分職本
康時務苟非其人不如曠職周文深然之大統十六年軍東討相
國李弼爲別道元帥妙簡英寮數日不定周文謂弼曰爲公思得
一長史無過薛端弼對曰真才也乃遣之轉尚書右丞仍掌選事
梁主蕭察曾獻馬璫鍾周文帝執之顧丞郎曰能擲擣蒲頭得盧
者便與鍾已經數人不得頃至端乃執擣蒲頭而言曰非爲此鍾

可貴但思露其誠耳便擲之五子皆黑文帝大悅卽以賜之魏帝
廢近臣有勸文帝踐極文帝召端告之端以爲三方未一遽正名
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龕剪僭僞然後俯順樂推文帝撫端背曰
成我者卿也卿心旣與我同身豈與我異遂脫所著冠帶袍袴竝
以賜之進授吏部尚書賜姓宇文氏端久處選曹雅有人倫之鑒
其所擢用咸得其才六官建拜軍司馬加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進爵爲侯周孝閔帝踐阼再遷戶部中大夫進爵爲公
晉公護將廢帝召羣臣議之端頗具同異護不悅出爲蔡州刺史
爲政寬惠人吏愛之轉基州刺史基州地接梁陳事藉鎮撫總管
史寧遣司馬梁榮催令赴任蔡州父老訴榮請留端者千餘人至
基州未幾卒遺誠薄墓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贈本官加大將軍進
封文城郡公謚曰質子胄嗣

隋注

胄字紹玄少聰明每覽異書便曉其義常歎訓注者不會聖人深
旨輒以意辯之諸儒莫不稱善性慷慨志立功名周明帝時襲爵
文城郡公累遷上儀同尋拜司金大夫後加開府隋文帝受禪三
遷爲兗州刺史到官繫囚數百胄剖斷旬日便了囚圜空虛有陳
州人向道方僞作高平郡守將之官胄遇諸塗察其有異將留詰
之司馬王君馥固諫乃聽詣郡旣而悔之卽遣主簿追道方有部
人徐俱羅嘗任海陵郡守先是已爲道方僞代之比至秩滿公私
不悟俱羅遂語君馥曰向道方經賜代爲郡使君豈容疑之君馥
以俱羅所陳又固請胄胄呵君馥乃止遂收之道方懼而引僞其
發姦擿伏皆此類也時人謂爲神明先是兗州城東沂泗二水合
而南流汎濫大澤中胄遂積石堰之決令西注陂澤盡爲良田又
通轉運利盡淮海百姓賴之號爲薛公豐兗渠胄以天下太平遂

遣博士登太山觀古迹撰封禪圖及儀上之帝謙讓不許轉郢州
刺史有惠政徵拜衛尉卿轉大理卿持法寬平名爲稱職遷刑部
尚書時左僕射高頴稍被疎忌及王世積誅頴事與相連上因此
欲成頴罪胄明雪之正議其獄由是忤旨械繫之久而得免檢校
相州事甚有能名漢王諒作亂并州遣其將綦良東略地攻逼慈
州刺史上官政請援於胄胄畏諒兵鋒不敢拒良又引兵攻胄胄
欲以計却之遣親人魯世軌說良曰天下事未可知胄爲人臣去
就須得其所何遽相攻也良乃釋去進圍黎陽及良爲史祥所攻
棄軍歸胄朝廷以胄懷貳心鎖詣大理相州吏人素懷其恩詣闕
理胄者百餘人胄竟坐除名配防嶺南道卒子筠獻知名端弟裕
字仁友少以孝悌聞於州里弱冠丞相參軍事時京兆韋曼志安
放逸不干世務裕慕其恬靜數載酒肴候之談宴終日曼遂以從

孫女妻之裕嘗謂親友曰大丈夫當聖明之運而無灼然文武之
用爲世所知雖復栖遑徒爲勞苦耳至如韋居士退不丘壑進不
市朝怡然守道榮辱弗及其樂也裕曾宿宴于曼之廬後庭有
井裕夜出戶若有人欲牽其手裕便却行遂落井同坐共出之因
勸裕酒曰向慮卿不測憂幸得無他宜盡此爵裕曰墜井益小小
耳方當逾於此也人問其故裕曰近夢恐有兩楹之憂尋卒文章
之士誅之者數人周文傷惜之追贈洛州刺史

胄從祖弟濬字道曠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孤養母以孝聞幼好
學有志行周天和中襲爵虞城侯位新豐令隋開皇中歷尚書虞
部考功侍郎帝聞濬事母孝以其母老賜輿服几杖四時珍味當
世榮之後其母疾病濬貌甚憂瘁親故弗之識暨丁母艱詔鴻臚
監護喪事歸葬夏陽時隆冬極寒濬衰絰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

鄉五百餘里足凍墮指創血流離朝野爲之傷痛州里賙助一無所受尋起令視事上見其毀瘠過甚爲之改容顧羣臣曰吾見薛濬哀毀不覺悲感傷懷嗟異久之濬竟不勝喪病且卒其弟謨時爲王府兵曹參軍事在揚州濬遺書於謨曰吾以不造幼丁艱酷窮遊約處屢絕簞瓢晚生早孤不聞詩禮賴奉先人貽厥之訓獲稟母氏聖善之規負笈裹糧不憚艱遠從師就業欲罷不能砥行礪心困而彌篤服膺教義爰至長成自釋未登朝于茲二十三年矣雖官非聞達而祿喜逮親庶保期頤得終色養何圖精誠無感禍酷存臻兄弟俱被奪情苦廬靡申哀訴是用叩心泣血實氣摧魂者也旣而創鉅釁深不勝荼毒啟手啟足幸及全歸使夫死而有知得從先人於地下矣豈非至願哉但念爾伶俜孤宦遠在邊服顧此悵悵如何可言適已有書冀得與汝面訣忍死待汝已

歷一旬汝旣未來便成今古緬然永別爲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書成而絕有司以聞文帝爲之屑涕降使齎冊書弔祭濬性清儉死日家無餘財濬初爲兒時與宗中兒戲澗濱見一黃虵有角及足召羣童共視了無見者以爲不祥歸大憂恹母問之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母以告之僧曰此兒之吉應且此兒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驗矣子乾福武安郡司倉書佐

洪隆弟湖字破胡少有節操篤志於學專精講習不干時務與物無競好以德義服人或有兄弟忿鬪隣里爭訟者恐湖聞之皆內自改悔鄉閭化其風教咸以敬讓爲先三召州都再辟王簿州將傾心致禮竝不獲已而應之爲本州中從事別駕除河東太守兄弟竝爲本郡當世榮之復受詔爲仇池都將後罷郡終於家有八

子長子聰知名

聰字延智方正有理識善自標致不妄游處雖在閭室終日矜莊見者莫不慄然加敬博覽墳籍精力過人至於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詞辯占對尤是所長遭父憂廬於墓側哭泣之聲酸感行路友于篤睦而家教甚嚴諸弟雖昏宦恒不免杖罰對之肅如也未弱冠州辟主簿太和十五年釋褐著作佐郎于時孝文留心氏族正定官品士大夫解巾優者不過奉朝請聰起家便佐著作時論美之後遷書侍御史凡所彈劾不避強禦孝文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言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閣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直閣如故聰深爲孝文所知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爲寄親衛禁兵委總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恒帶直閣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恒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

政得失預以謀謨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外莫窺其際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榮也又除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世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仕漢朝時人呼爲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爲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卒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二十三年從駕南征兼御史中尉及宣武卽位除都督齊州刺史政存簡靜卒於州吏人追思留其所坐榻以存遺愛贈征虜將軍華州刺史謚曰簡懿侯魏前二年重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延州刺史子孝通最知名

孝通字士達博學有雋才蕭寶寅征關中引參驃騎大將軍府事

禮遇甚隆及寶寅將有異志孝通悟其萌託以拜掃求歸乃見許同寮咸怪止之但笑而不答遽還鄉里寶寅後果逆命北海王元顥入洛宗人薛永宗修義等又聚徒作亂欲以應之孝通與所親計曰北海乘虛遠入吳兵不能久任事必無成今若與永宗等同舉滅族道也乃率其近親與河東太守元襲嬰城固守及寶寅平定元顥退走預其事者咸罹禍唯同孝通者皆免事寧入洛除員外散騎侍郎介朱天光鎮關右表爲關西大行臺郎中深見任遇關中平定預有其次以功賜爵汾陰侯莊帝旣幽崩元暉地又疎遠更議主社稷孝通以廣陵王恭高祖猶子又在茂親夙有令望不言多載理必楊瘡奉以爲主天人允忾世隆等竝以爲疑孝通密贊天光察之廣陵王曰天何言哉於是定冊卽節閔帝也以首創大議拜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兼中書舍人封藍田縣子孝

通求以官贈亡兄景懋又言已有侯爵請轉授兄息子舒節閔啓傷感以侯爵旣重不容轉授乃下詔褒美特贈景懋撫軍北雍州刺史孝通尋遷中書郎深爲節閔所知重普泰二年正月乙酉中書舍人元翽獻酒肴帝因與元翽及孝通等宴兼奏絃管命翽吹笛帝亦親以和之因使元翽等嘲以酒爲韻孝通曰旣逢堯舜吞願上萬年壽帝曰平生好玄默慙爲萬國首帝曰卿所謂壽豈容徒然便命酌酒賜孝通仍命更嘲不得中絕孝通卽堅忠爲韻帝曰卿不忘忠臣之心翽曰聖主臨萬機享世永無窮孝通曰豈唯被草木方亦及昆蟲翽曰朝賢旣濟濟野苗又芄芄帝曰君臣體魚水書軌一華戎孝通曰微臣信慶渥何以答華嵩于時孝通內典機密外參朝政軍國動靜預以謀謨加以汲引人物知名之士多見推薦外兄裴伯茂性峻多所輕忽唯欽賞孝通每有著述

共參同異孝通以裴宏放過甚每謂之曰吾以阮藉稽康何如管仲樂毅蓋自許經綸抑裴傲也裴笑而不答宏放自若屬齊神武起兵河朔攻陷相州刺史劉誕介朱天光自關中討之孝武以關中險固秦漢舊都須預謀鎮遏以爲後計縱河北失利猶足據之節閔深以爲然問誰可任者孝通與賀拔岳同事天光又與周文帝有舊二人竝先在關右因並推薦之乃超授岳岐華秦雍諸軍事關西大行臺雍州牧周文帝爲左丞孝通爲右丞齎詔書馳驛入關授岳等同鎮長安岳深相器重待以師友之禮與周文帝結爲兄弟情寄特隆後天光敗於韓陵節閔遂不得入關爲齊神武幽廢孝武帝卽位後神武方得志徵賀拔岳爲冀州刺史岳懼欲單馬入朝孝通乃謂岳曰高王以數千鮮卑破介朱百萬之衆其鋒誠亦難敵然公兩兄太師領軍宿在其上侯深樊子鵠賈知斛

斯椿大野胡也杖吒呂延慶之徒於介朱之世皆其夷等韓陵之役此輩前後降附皆由事勢危逼非其本心在於高王曹操之孔融馬懿之葛誕今或在京師或據州鎮除之又失人望留之腹心之疾雖令孫騰在關下婁昭處鈞陳必不能如建安之時明矣以今觀之隙難未已吐萬仁雖復退逸猶在并州高王之計先須平殄今方綏撫羣雄安置內外何能去其巢穴與公事關中地也且六郡良家之子三輔禮義之人踰幽并之驍騎勝汝潁之奇士皆係仰於公效其智力據華山以爲城雉因黃河而爲池塹退守不失封泥進兵同於建水乃欲束手受制於人不亦難乎言未卒岳執孝通手曰君言是也乃遜辭爲啟而不就徵太昌元年孝通因使入朝仍被留京師重除中書侍郎永熙三年三月出爲常山太守仍以經節閔任遇故也及孝武西遷或稱孝通與周文友密及

樹置賀拔岳鎮關中之詐遂見拘執將赴晉陽及引見咸爲之憂
孝通神氣從容辭理切正齊神武更相欽歎即日原免然猶致疑
忌不加位秩但引爲坐客時訪文典大事而已齊神武讓劔履上
殿表猶使爲文曾與諸人同詣晉祠皆屈膝盡禮孝通獨捧手不
拜顧而言曰此乃諸侯之國去吾何遠恭而非禮將爲神笑拜者
慙焉興和二年卒於鄴魏前二年周文帝追軫舊好奏贈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齊神武武平初又贈鄭州刺史文集八十
卷行於時

子道衡字玄卿六歲而孤專精好學年十歲講左傳見子產相鄭
之功作國僑贊頗有詞致見者奇之其後才名益著齊司州牧彭
城王浹引爲兵曹從事尚書左僕射楊愔見而嗟賞授奉朝請吏
部尚書隴西辛術與語歎曰鄭公業不亡矣河東裴讞目之曰鼎

隋臣

遷河朔吾謂關西孔子罕遇其人今復遇薛君矣武成卽位兼散
騎常侍接對周陳二使武平初詔與諸儒修定五禮除尚書左外
兵郎陳使傅綽聘齊以道衡兼主客郎接對之綽贈詩五百韻道
衡和之南北稱美魏收曰傅綽所謂以蚓投魚耳待詔文林館與
范陽盧思道安平李德林齊名友善復以本官直中書省尋拜中
書侍郎仍參太子侍讀齊後主之世漸見親用與侍中斛律孝卿
參預政事道衡具陳備周之策孝卿不能用及齊亡周武帝引爲
御史二命士後歸鄉里自州主簿入爲司祿上士隋文作相從元
帥梁睿擊王謙攝陵州刺史大定中授儀同守邛州刺史文帝受
禪坐事除名河間王弘北征突厥召典軍書還除內史舍人其年
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道衡因奏曰陛下比隆三代平一九州豈
容區區之陳久在天網之外臣今奉使請責以稱蕃帝曰朕且舍

養致之度外勿以言辭相折江東雅好篇什陳王尤愛彫蟲道衡每有所作南人無不吟誦焉及八年伐陳拜淮南道行臺尚書吏部郎兼掌文翰王師臨江高頰夜坐幕中謂曰今段定克江東以不君試言之道衡答曰凡論大事成敗先須以至理斷之禹貢所載九州本是王者封域郭璞有云江東偏王三百年還與中國合今數將滿矣以運數而言其必剋一也有德者昌無德者亡自古興滅皆由此道王上躬履恭儉憂勞庶政叔寶峻宇彫墻酣酒荒色其必剋二也爲國之體在於任寄彼之公卿備員而已拔小人施文慶委以政事尚書令江總唯事詩酒本非經略之才蕭摩訶任蠻奴是其大將一夫之用耳其必剋三也我有道而大彼無德而小量其甲士不過十萬西自巫峽東極滄海分之則勢懸而力弱聚之則守此而失彼其必剋四也席卷之勢其在不疑頰忻然

曰君言成敗理甚分明本以才學相期不意籌略乃耳還除吏部侍郎後坐抽擢人物有言其黨蘇威任人有意故除名配防嶺表晉王廣時在揚州陰令人諷道衡遣從揚州路將奏留之道衡不樂王府用漢王諒之計遂出江陵道而去尋詔徵還直內史省晉王由是銜之然愛其才猶頗見禮後數歲授內史侍郎加上儀同三司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其沈思如此帝每曰道衡作文書稱我意然誠之以迂誕後帝謂楊素牛弘曰道衡老矣驅使勤勞宜使朱門陳戟於是進上開府賜物百段道衡辭以無功帝曰爾久勞階陞國家大事皆爾宣行豈非爾功也道衡久當樞要才名益顯太子諸王爭與交好高頰楊素雅相推重聲名籍甚無競一時仁壽中楊素專掌朝政道衡旣與素善上不欲道衡久知機密因出檢校襄州總管道衡一旦見出

不勝悲戀言之哽咽帝愴然改容曰爾光陰晚暮侍奉誠勞朕欲令爾將攝今爾之去朕如斷一臂於是賫物三百段九環金帶并時服一襲馬十匹慰勉遣之在任清簡吏人懷其惠煬帝嗣位轉潘州刺史歲餘上表求致仕帝謂內史侍郎虞世基曰道衡將至當以秘書監待之道衡既至上高祖文皇帝頌帝覽之不悅顧謂蘇威曰道衡致美先朝此魚藻之義也於是拜司隸大夫將置之罪道衡不悟司隸刺史房彥謙素與相善知必及禍勸之杜絕賓客卑辭下氣而道衡不能用會議新令久不能決道衡謂朝士曰向使高頰不死令當久行有人奏之帝怒曰汝憶頰乎付執法者推之道衡自以非大過促憲司早解奏曰冀帝赦之敕家人具饌以備客來候者及奏帝令自盡道衡殊不意未能引訣憲司重奏縊而殺之妻子徙且末時年七十天下冤之有集七十卷行於世

有子五人收最知名出後族父孺孺清貞孤介不交流俗涉歷經史有才思雖不爲大文所有詩詠大致清遠開皇中爲侍御史揚州總管司功參軍每以方直自處府寮多不便之卒於襄城郡掾所涖官皆有能名道衡偏相友愛收初生卽與孺爲後養於孺宅至於成長殆不識本生太常丞胡仲操曾在朝堂就孺借刀子割爪甲孺以仲操非雅士竟不與之其不肯妄交清介獨行皆此類也道衡兄溫字尼卿沈敏有器局博覽墳典尤善隸書仕周爲上黃郡守周平齊徙燕郡太守以簡惠稱宣政元年賜爵齊安縣子卒於郡子邁嗣邁字弘仁性寡言長於詞辯開皇初襲爵齊安子改封鍾山歷位太子舍人大業中爲刑部選部二侍郎道衡從父弟道實位禮部侍郎離石郡太守知名於世從子德音有雋才起家游騎尉佐魏澹修魏史史成遷著作佐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

王世充之僭號軍書羽檄皆出其手世充平以罪誅其文筆多行於世聰弟和南青州刺史和子善

善字仲良少爲司空府參軍再遷監池都將孝武西遷魏改河東爲秦州以善爲別駕善家素富僮僕數百人兄元信仗氣豪侈每食方丈坐客恒滿絃歌不絕而善獨恭已率素愛樂閑靜大統三年齊神武敗於沙苑留善族兄崇禮守河東周文帝遣李弼圍之崇禮固守不下善密說崇禮猶持疑不決會善從弟馥妹夫高子信爲防城都督守城南面遣馥來詣善云意欲應接西軍但恐力所不制善卽令弟濟將門生數十人與信馥等斬關引弼軍入時預謀者並賞五等爵善以背逆歸順臣子常情豈容闔門大小俱叨封邑遂與弟慎並固辭不受周文嘉之以善爲汾陰令善幹用強明一郡稱最太守王羆美之令善兼督六縣事尋爲行臺郎中

時欲廣置屯田以供軍費乃除司農少卿領同州夏陽縣二十屯監又於夏陽諸山置鐵冶復令善爲監每月役八千人營造軍器善自督課兼加慰撫甲兵精利而皆忘其苦焉遷大丞相府從事中郎追論屯田功賜爵龍門縣子遷黃門侍郎除河東郡守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工部中大夫進爵博平縣公再遷戶部中大夫時晉公護執政儀同齊軌語善云兵馬萬機須歸天子何因猶在權門善白之護乃殺軌以善忠於已爲中外府司馬遷司會中大夫副總六府事加授京兆尹仍行司會出爲隆州刺史兼益州總管府長史徵拜武威少府卒贈三州刺史帝以善告齊軌事謚曰繆公子褒嗣官至高陽郡守善弟慎字伯護好學能屬文善草書與同郡裴叔逸裴詠之柳蚪范陽盧柔隴西李璨並友善起家丞相府墨曹參軍周文於行臺

省置學取丞郎及府佐德行明敏者充生悉令且理公務晚就講
習先六經後子史又於諸生中簡德行淳懿者侍讀書慎與李瓌
及隴西李伯良辛韶武功蘇衡譙郡夏侯裕安定梁曠梁禮河南
長孫璋河東裴舉薛同滎陽鄭朝等十二人並應其選又以慎爲
學師以知諸生課業周文雅好談論并簡名儒深識玄宗者一百
人於第內講說又命慎等十二人兼學佛義使內外俱通由是四
方競爲大乘學在學數年復以慎爲宜都公侍讀累遷禮部郎中
六官建拜膳部下大夫慎兄善又任工部並居清顯時人榮之周
孝閔帝踐阼除御正下大夫封淮南縣子歷師氏御伯中大夫保
定初出爲湖州刺史界旣雜蠻夷恒以劫掠爲務慎乃集諸豪帥
具宣朝旨仍令首領每月一參或須言事者不限時節慎每見必
殷勤勸誡及賜酒食一年之間翕然從化諸蠻乃相謂曰今日始

知刺史真人父母也莫不欣悅自是襁負而至者千餘戶蠻俗昏
娶之後父母雖在卽與別居慎謂守令曰牧守令長是化人者也
豈有其子娶妻便與父母離析非唯萌俗之失亦是牧守之罪慎
乃親自誘導示以孝慈并遣守令各喻所部有數戶蠻別居數年
遂還侍養及行得果膳歸奉父母慎以其從善之速具以狀聞有
詔蠲其賦役於是風化大行有同華俗尋爲蕃部中大夫以疾去
職卒於家有文集頗爲世所傳

周臣

薛寘河東汾陰人也祖遵顏魏河東郡守安邑侯父又清河廣平
二郡守寘幼覽篇籍好屬文起家奉朝請從魏孝武西遷封邵陽
縣子廢帝元年領著作佐郎修國史尋拜中書侍郎修起居注遷
中書令燕公于謹征江陵以寘爲司錄軍中謀略寘並參之江陵
平進爵爲伯朝廷方改物創制欲行周禮乃令寘與小宗伯盧辯

斟酌古今共詳定之六官建授內史下大夫周孝閔帝踐阼進爵
爲侯轉御正中大夫時前中書監盧柔學業優深文藻華瞻而冥
與之方駕故世號曰盧薛焉久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出爲浙州刺史卒於位吏人哀惜之贈虞州刺史謚曰理所著
文筆三千餘卷行於世又撰西京記三卷引據該洽世稱其博聞
焉冥性至孝雖年齒已衰職務繁廣至於溫清之禮朝夕無違當
時以此稱之子明嗣大象末儀同大將軍清水郡守

薛愷字景猷河東汾陰人也曾祖弘敞逢赫連之亂率宗人避地
襄陽愷早喪父家貧躬耕以養祖母有暇則覽文籍疎宥不拘時
人未之奇也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愷世無貴仕解褐不過侍郎旣
羈旅不被擢用常歎曰豈能五十年戴幘死一校尉低頭傾首俯
仰而向人也常鬱鬱不得志每在人間輒陵架勝達負才使氣未

嘗趨世祿之門左中郎將京兆韋潛度謂曰君門地非下身材不
劣何不襲裾數參吏部愷曰世胄躡高位英俊沈下察古人以爲
歎息竊所未能也潛度告人曰此年少實慷慨但不遭時耳孝昌
中杖策還洛陽先是愷從祖真度與族祖安都擁徐克歸魏其子
懷儁見愷甚相親善屬余朱榮廢立愷遂還河東止懷儁家不交
人物終日讀書手自抄略將二百卷唯郡守元襲時相要辱與之
抗禮懷儁每謂曰汝還鄉里不營產業不肯取妻豈復欲南乎愷
亦不介意普泰中拜給事中加伏波將軍及齊神武起兵愷乃東
游陳梁間謂族人孝通曰高歡阻兵陵上喪亂方始關中形勝之
地必有霸王據之乃與孝通俱游長安侯莫陳悅聞之召爲行臺
郎除鎮遠將軍步兵校尉及悅害賀拔岳軍人咸相慶慰愷獨謂
所親曰悅才略本寡輒害良將敗亡之事其則不遠吾屬今卽爲

人所處何慶之有乎長高以燈言爲然並有憂色尋而周文平悅
引燈爲記室參軍武帝西遷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封夏陽縣男
文帝卽位拜中書侍郎加安東將軍進爵爲伯大統四年宣光清
徽殿初成燈爲之頌文帝又造二欵器一爲二仙人共持一鉢同
處一盤鉢蓋有山山有香氣一仙人又持一金餅以臨器上傾水
灌山而注乎器烟氣通發山中謂之仙人欵器一爲二荷同處一
盤相去盈尺中有蓮下垂器上以水注荷則出於蓮而盈乎器爲
鳧雁蟾以飾之謂之水芝欵器二盤各處一牀鉢圓而牀左中有
人三才之象也皆置清徽殿前形似觥而左滿而平溢則傾燈各
爲頌大統初儀制多闕周文令燈與盧辯檀翁等參定之以流離
世故不聽音樂雖幽室獨處常有戚容後坐事死子舒嗣官至禮
部下大夫儀同大將軍聘陳使副

論曰薛辯有魏之初功業早樹門膺人爵無替榮名端以謙直見
知胄以平自命濟之孝悌素緒之所得也道衡雅道奕葉世擅
文宗令主攸歸豈徒然矣而運逢季叔卒蹈誅戮痛乎仲良任惟
繁劇弘益流譽而陷齊諂護以要權寵易名爲繆斯豈虛哉寘燈
並學稱該博文擅彫龍或揮翰鳳池或著書麟閣咸居祿位各逞
琳琅擬彼徐陳慙後生之可畏論其任遇實當時之良選也

北史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終

華川中鳳閣
氏閣閣閣閣

北史卷三十七

華川中鳳閣
氏閣閣閣閣

列傳第二十五

韓茂

皮豹子

封敕文

呂羅漢

孔伯恭

田蓋宗

孟表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李叔仁

韓茂字元興安定安武人也父蒼字黃耆永興中自赫連屈丐來降位常山太守假安武侯仍居常山之九門卒贈涇州刺史謚曰成茂年十七膂力過人尤善騎射明元曾親征丁零翟猛茂爲中軍執幢時大風諸軍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帝異而問之謂左右曰記之尋徵詣行在所爲武賁郎將後從太武討赫連昌大破之以功賜爵蒲陰子遷侍輦郎又從破統萬平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拜內侍長進爵九門侯後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茂爲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從破薛永宗蓋吳轉都官尚書從車駕南征拜徐州刺史還拜侍中尚書左僕射文成踐阼拜尚書令加侍中征南大將軍茂沈毅篤實雖無文

學每議論合理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太安二年領太子少師卒贈涇州刺史安定王謚曰桓長子備字延德賜爵行唐侯歷太子庶子寧西將軍典遊獵曹加散騎常侍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卒贈雍州刺史謚曰簡備弟均字天德少善射有將略初爲中散賜爵范陽子遷金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兄備卒無子均襲爵安定公征南大將軍歷定青冀三州刺史甚有譽廣阿澤在定冀相三州界土曠人稀多有寇盜乃置鎮以靜之以均在冀州劫盜止息除大將軍廣阿鎮大將加都督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禁斷奸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蹶先是河外未賓人多去就故權立東青州爲招懷之本新附人咸受優復然舊人奸逃者多往投焉均表陳非便朝議罷之後均所統劫盜頗起獻文詔書讓之又以

五州人戶殷多編籍不實詔均檢括出十餘萬戶復授定州刺史
百姓安之卒謚康公

皮豹子漁陽人也少有武略太常中爲中散太武時爲散騎常侍
賜爵新安侯又拜選部尚書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進爵淮陽公鎮
長安坐盜官財徙於統萬真君三年宋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
難當遂陷仇池太武徵豹子復其爵位尋拜使持節仇池鎮將督
關中諸軍與建興公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竝進四年正月豹子
進擊樂鄉大破之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
軍已西懼不敢進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濁水擊禽崇之盡虜其衆
仇池平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討平之時豹
子次下辯聞圍解欲還弼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不
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

進號征西大將軍開府仇池鎮將持節公如故宋復遣楊文德姜
道盛寇濁水別遣將青陽顯伯守斧山以拒豹子濁水城兵射殺
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
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出奔漢中宋以文德爲武都
王守葭蘆城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郡氐人叛應文德詔豹
子討之文德阻兵固險以拒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文德棄城南
走收其妻子寮屬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宋白水太守
郭啟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大破之啟玄文德走還漢中興安二年
宋遣蕭道成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氐羌圍武都豹子
分兵將救之聞宋人增兵益將表狀求助詔高平鎮將苟莫干率
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徵豹子爲尚書出爲內都大官宋
遣其將殷孝祖修兩當城於清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敕文擊之

不尅詔豹子與給事中周丘等助擊之宋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
戍兩當豹子大破之追至城下其免者千餘人而已旣而班師先
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討之不捷而還又坐免官尋以前後
戰功復擢爲內都大官卒文成追惜之贈淮陽王謚曰襄子道明
襲道明第八弟懷喜文成以其名臣子擢爲侍御中散遷侍御長
孝文初吐谷渾拾寅部落饑窘侵掠澆河詔假平西將軍廣川公
與上黨王長孫觀討拾寅又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拜使
持節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仇池鎮將
假公如故懷喜至申布恩惠夷人大悅酋帥率戶歸附置廣業固
道二郡以居之徵爲南部尚書賜爵南康侯大和元年宋葭蘆戍
生楊文度遣弟鼠據仇池詔懷喜討鼠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遂
軍於覆津文度將强大黑固守津道懷喜部分將士擊大黑走之

追奔攻拔葭蘆城斬文度傳首京師詔慰勉之又詔於駱谷築城
懷喜表求待來年築城詔責之曰若不時築築而不成成而不固
以軍法繩之南天水人柳旃據嶮不順懷喜討滅之後爲豫州刺
史詔讓其在州寬怠以飲酒廢事威不禁下遣使就州決以杖罰
卒謚曰恭公子承宗襲

封敕文代人也本姓是賁祖豆位開府冀青二州刺史關內侯父
湟侍御長贈定州刺史章武侯謚曰隱敕文始光初爲中散稍遷
西部尚書出爲使持節開府領護西夷校尉秦益二州刺史賜爵
天水公鎮上邽詔敕文征吐谷渾慕利延兄子拾歸於枹罕衆少
不制詔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敕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
遁敕文引軍入枹罕虜拾歸妻子及其人戶分徙千家於上邽留
烏頭守枹罕金城邊岡天水梁會謀反據上邽東城南城攻逼西

城敕文先已設備賊乃退罔會復攻城氏羌一萬屯南嶺休官屠各及雜戶二萬餘人屯北嶺爲罔等形援敕文設奇兵大破之斬罔衆復推梁會爲王安豐公閻根率軍助敕文敕文又表求助未及報梁會欲謀逃遁先是敕文掘重塹於東城之外幾斷賊走路夜半會乃飛梯騰塹而走敕文先嚴兵於塹外拒鬪從夜至旦敕文謀於衆曰困獸猶鬪而況於人乃以白武幡宣告賊衆若能歸降原其生命應時降者六百餘人會知人心沮壞於是分遁敕文縱騎騰躡死者大半略陽王元達因梁會之亂聚黨攻城招引休官屠各之衆推天水休官王官興爲秦地王敕文與臨淮公莫真討破之天安元年卒長子萬護讓爵於弟翰于時讓者唯萬護及元氏侯趙辟惡子元伯讓其弟次與朝廷義而許之

呂羅漢本東平壽張人也其先石勒時徙居幽州祖顯字子明少好學性廉直鄉人有忿爭者皆就質焉慕容垂以爲河間太守皇始初以郡降道武賜爵魏昌男拜鉅鹿太守清身奉公妻子不免饑寒百姓頌之曰時惟府君克清克明緝我荒土人胥樂生願壽無疆以享長齡卒官父溫字晞陽善書好施有文武才略位上黨太守有能名卒贈豫州刺史野王侯謚曰敬羅漢仁厚篤慎弱寇以武幹知名父溫之爲秦州司馬羅漢隨侍隴右氏楊難當寇上邽鎮將元意頭知羅漢善射共登西城樓令射難當隊將及兵二十三人應弦而殛賊衆轉盛羅漢曰今不出戰示敵以弱意頭善之卽簡千餘人令羅漢出戰衆皆披靡難當大驚會太武賜難當璽書責其跋扈難當還仇池意頭具以狀聞徵爲羽林郎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鹿等據嶮爲逆詔羅漢討禽之後從征縣瓠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賜爵烏程子及南安王余立羅漢猶典宿衛文

成之立羅漢有力焉加龍驤將軍仍幢將進爵野王侯拜司衛監
遷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山陽公後爲鎮西將軍秦益二州刺
史時仇池氏羌反逼駱谷鎮將吳保元走登百頃請援於羅漢羅
漢帥步騎隨長孫觀掩擊氏羌大破之賊衆退散詔書慰勉之涇
州人張羌郎聚衆千人州軍討之不能制羅漢擊禽之仇池氏羌
叛逆其賊帥蛩廉苻忻等皆受宋官爵鐵券略陽公伏阿奴爲都
將與羅漢赴討所在破之禽廉忻等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
水諸羌恃險數爲叛逆自羅漢莅州撫以威惠西戎懷德土境帖
然孝文下詔褒美之徵拜內都大官聽察多得其情卒官謚莊公
長子興祖襲爵山陽公後例降爲侯

孔伯恭魏郡鄴人也父昭位侍中幽州刺史魯郡公卒謚曰康伯
恭以父任拜給事中後賜爵濟陽男進彭城公獻文初宋徐州刺

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安都請援
獻文進伯恭號鎮東將軍副尚書尉元救之永與攸之棄船而走
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內時攸之吳禧公等率衆來援下邳屯
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密造火車攻其營水陸俱進攸
之等旣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宋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溯清
而上以迎攸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衆渡水大破顯達攸之聞
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大破之吳禧公輕
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軍資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宋戍
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大恒等南討淮陽宋太守崔武仲
焚城南走遂據淮陽皇興二年以伯恭爲散騎常侍彭城鎮將都
督徐南北兗州諸軍事假東海公卒贈鎮東大將軍東海王謚曰
桓伯恭弟伯遜襲父爵魯郡公位東萊鎮將東徐州刺史坐事免

官卒於家

田益宗光城蠻也身長八尺雄果有將略貌狀舉止有異常蠻世爲四山蠻帥受制於齊太和十七年遣使張超奉表歸魏十九年拜員外散騎常侍都督南司州刺史光城縣伯食蠻邑一千戶所統守案任其銓置後以益宗旣度淮北不可仍爲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宗爲刺史尋改封安昌縣伯景明初梁師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楊興之進至陰山關南據長風城逆擊大破之二十二年梁建寧太守黃天賜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滌城與長風相持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與興之犄角擊討破之獲其二城上表陳攻取之術宣武納之遣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斷梁人糧運破梁戍主趙文興倉米運舟焚燒蕩盡時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縣皆沒於梁唯有義陽而已梁

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克平益宗力也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兵人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庶以安之桃符還啟益宗侵掠之狀詔之曰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魯生久未至延昌中詔以益宗爲使持節鎮東將軍濟州刺史常侍如故帝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率衆襲之奄入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梁兵光城已南皆爲梁所保世哲擊破之復置郡戍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曲陽縣伯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雖位秩崇重猶以爲恨表陳桃符讒毀之狀詔曰旣經大宥不容方更爲獄熙平

初並宗又表乞東豫以招二子靈太后令答不許卒贈征東大將軍郢州刺史謚曰莊少子纂襲位中散大夫卒贈東豫州刺史並宗長子隨興位弋陽東汝南二郡太守並宗兄興祖位江州刺史孟表字武達濟北蛇丘人也自云本屬北地號索里諸孟青徐內屬後表因事南度仕齊爲馬頭太守太和十八年表據郡歸魏除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賜爵譙縣侯鎮渦陽後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爲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救之叔業乃退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未及送闕會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顏色頗有異卽推覈乃是叔業姑兒規爲內應所攜妻子並亦假妄於北門外斬之人情乃安孝文嘉其誠封汝陽縣伯歷濟州刺史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齊州刺史卒贈兗州刺史

謚曰恭

奚康生河南陽翟人也本姓達奚其先居代世爲部落大人祖真柔玄鎮將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康生少驍武彎弓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太和初蠕蠕頻寇康生爲前驅軍主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旋濟淮五將未度齊將據渚斷津路孝文募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閭將軍康生應募縛棧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過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閭將軍後以勲除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率精騎一千追胡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射殺辛支齊置義陽招誘邊人康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齊將張伏護自昇

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望樓射窗扉開卽入應箭而斃彼人見箭皆以爲狂弩齊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元衍等援之並敗退帝乃遣康生馳往一戰大破之及壽春來降遣康生領羽林千人給龍廐馬兩匹馳赴之破走其將桓和陳伯之以功除征虜將軍封安武縣男出爲南青州刺史後梁郁州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破禽之時梁聞康生能引強弓故特作大弓兩張長八尺把中圍尺有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箭送與康生康生便集文武用之平射猶有餘力觀者以爲絕倫弓卽表送置之武庫後梁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勒甲十萬規寇徐州詔授康生武衛將軍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驊騮御胡馬一疋出爲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以輒用官炭瓦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復之梁直閣將軍徐玄明戍郁州殺其刺

剛子是元文
妹夫應有脫

史張稷以城內附詔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槩一張并棗奈果面敕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間郁州刺史復叛及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邪趣綿竹至隴右宣武崩班師後除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季龍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季龍豹之祟徵拜光祿勳領右衛將軍與元文同謀廢靈太后遷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卽元文妹夫也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多宿禁內或迭出入又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又稍憚之見于顏色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二月明帝朝靈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嗔目領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

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靈太后自起援帝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於後近侍皆唱萬歲明帝引前入閣左右競相排閣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乃得定明帝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將出處分遂爲義所執鎖於門下至曉義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又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父康生忻子免死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反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已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又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久爲將及臨州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每捨居宅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子難

年十八以侯剛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於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冀州刺史謚曰武貞又追封壽張縣侯子剛襲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驍捷跳走如飛然庶孽不爲宗親顧待不免饑寒太和中起家奉朝請時將南伐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冲因曰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車駕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所經戰陣莫不勇

寇六軍宣武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子除直閣將軍出爲東荊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攻戰遊獵之際潘亦戎裝齊鑣並驅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梁武遣其將張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遂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道屬水汎長大眼所縮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營州爲兵永平中追其前勲起爲試守中山內史時高肇征蜀宣武慮梁人侵軼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隸都督元遙過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於更用橐自門巷觀者如

市後梁將康絢於浮山遇淮規浸壽春明帝加大眼光祿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寅俱征淮堰不能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撫循士卒呼爲兒子及見傷夷爲之流泣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所遣督將皆懷畏懼時傳言淮泗荆沔之間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卽止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於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以爲關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所致又爲荊州刺史常縛橐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涇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常作

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咸有父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告之於大眼大眼怒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甌生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甌生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甌生等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於城東七里營車而宿夜二更甌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焉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將射之甌生曰天下豈有害母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甌生等驍武不敢苦追遂奔梁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少以武壯聞仕齊

爲緣淮游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魏常爲統帥膽氣絕人兼有謀略積勞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怙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幽州刺史梁遣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碓石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弋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輜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旣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征南將軍光祿大夫延伯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謂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碓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築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

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尅延伯曰旣對聖顏答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思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敕如請二年除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于遠近還爲金紫光祿大夫出爲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驂騮馬一疋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勲封當利縣男改封新豐子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禽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行臺蕭寶寅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延伯曰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度黑水列陣而進以向賊營寶寅率騎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脇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

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寅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衆東度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度賊徒奪氣相率還營寶寅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寅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寅爲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驍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萬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強諸將所憚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克敵詔受左衛將軍餘如故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瓮生數將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旣破秦賊乃與寶寅率衆會於安定甲卒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蹶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

別造大排內爲鑠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遂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人排城延伯軍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寶寅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川西進去賊彭阮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逃迸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延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冠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定州刺史謚曰武烈

李叔仁隴西人也驍建有武力前後數從征討以功賜爵獲城鄉男梁豫州刺史王超宗內侵叔仁時爲兼統軍隸揚州刺史薛真度真度遣叔仁討超宗大破之以功累遷洛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後以軍功封陳郡公又除光祿大夫朔州刺史齊州廣川人劉執清河太守邵懷聚衆反自署大行臺詔叔仁爲都督討平之除鎮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轉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刑果反於青州叔仁爲大都督出討於淮失利而還永安三年坐事除名尋復官爵節閔帝初加散騎常侍開府後除涼州刺史遣使密通款於東魏事覺見殺叔仁所用之槩長大異於常槩時人壯之論曰韓茂皮豹子封敕文呂羅漢孔伯恭之爲將也皆以沈勇篤實仁厚撫衆功成事立不徒然矣與夫苟要一戰之利僥倖蹙勝

之名豈同年而語也田並宗蠻夷荒帥翻然效款終於懷金曳紫
不其美歟孟表之致名位不徒然也夫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
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奚康生等俱以
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乎

北史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五終

魏川中鳳尊
氏圖回南甫

北史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

魏川中鳳尊
氏圖回南甫

裴駿

從孫敬憲 莊伯
從弟安祖

裴延儁

裴佗

子讓之 孫矩
皇甫和

裴果

裴寬

裴俠

子祥
肅

裴文舉

裴仁基

裴駿字神駒小名皮河東聞喜人也父雙碩位恒農太守安邑子
贈東雍州刺史聞喜侯駿幼而聰慧親表稱為神駒因以為字弱

冠通涉經史方檢有禮度鄉里宗敬焉蓋吳作亂於關中汾陰人
薛永宗聚衆應之來襲聞喜縣令憂惶計無所出駿在家聞之便
率厲鄉豪奔赴之賊退刺史以狀聞會太武親討蓋吳引見駿駿
陳叙事宜帝大悅謂崔浩曰裴駿有當世才其忠義可嘉補中書
博士浩亦深器駿目爲三河領袖轉中書侍郎宋使明僧嵩來聘
以駿有才學假給事中散騎常侍於境上勞接卒贈秦州刺史聞
喜侯謚曰康子修字元寄清辯好學歷位祕書中散王客令累遷
中大夫兼祠部曹事職主禮樂每有疑議修斟酌故實咸有條貫
卒謚曰恭伯宣武時追贈東秦州刺史修早孤居喪以孝聞二弟
三妹並在幼弱撫養訓誨甚有義方次第務早喪修哀傷之感於
行路愛育孤侄同於己子及將異居奴婢田宅悉推與之時人以
此稱焉子詢字敬叔美儀貌多藝能音律博奕咸所閑解位平昌

太守時太原長公主寡居與詢私姦明帝仍詔詢尚焉尋以主壻
特除散騎常侍時本邑中正闕司徒召詢爲之詢族叔昞自陳情
願此官詢遂讓焉時論善之尋監起居事遷祕書監出爲郢州刺
史詢以凡司戍主蠻酋田朴特地居要嶮衆踰數萬足爲邊捍遂
表朴特爲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梁將李國興寇邊朴特與部曲
爲表裏聲援郢州獲全朴特頗有力焉徵爲七兵尚書武泰中以
本官兼侍中爲關中大使未及發於河陰遇害贈司空公謚曰貞
烈無子修弟宣字叔令通辯博物早有聲譽少孤事母兄以孝友
稱司空李冲有人倫鑒見而重之孝文初徵爲尚書王客郎累遷
太尉長史宣上言自遷都以來凡戰陣之處及軍罷兵還之道所
有骸骼無人覆藏者請悉令州郡戍邏檢行埋掩并符出兵之鄉
其家有死于戎役者皆使招魂復魄耐祭先靈復其年租調身被

傷痍者免其兵役朝廷從之出爲益州刺史宣至州綏撫甚得戎羌之心後晉壽更置益州改宣所莅爲南秦州宣家世以儒學爲業常慕廉退每歎曰以賈誼之才漢文之世而不歷公卿將非運也乃謂親賓曰吾本無當世之志直隨牒至此祿厚養親效不光國可以言歸矣因奉表求解宣武不許乃作懷田賦以叙心焉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尅亡日果如其言贈豫州刺史謚曰定尋改爲穆子敬憲嗣

敬憲字孝虞少有志行學博才清撫訓諸弟專以讀誦爲業澹於榮利風氣俊遠郡徵功曹不就諸府辟命先進其弟世人歎美之司州牧高陽王雍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性和雅未嘗失色於人工隸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獨擅於時名聲甚重後進咸共宗慕之中山將之部朝賢送於河梁賦詩言別皆以敬憲爲最其

文不能瞻逸而有清麗之美少有氣病年三十三卒人物甚悼之敬憲世有仁義於鄉里孝昌中蜀賊陳雙熾所過殘暴至敬憲宅輒相約束不得焚燒爲物所伏如此永興三年贈中書侍郎謚曰文

敬憲弟莊伯字孝夏亦有文才器度閑雅喜愠不形於色博識多聞善以約言辯物司空任城王澄辟爲行參軍甚加知賞年二十一上神龜頌時人異之文筆與敬憲相亞臨淮王彧北討引爲記室參軍委以章奏之事及聞敬憲寢疾求假不許遂徑自還亦矜而不問扶持兄病晝夜不離於側形容憔悴因墓敬憲於鄉遇病卒年二十八兄弟才學知名同年俱喪世共嗟惜之永安三年贈通直散騎侍郎謚曰獻兄弟並無子所著詞藻莫爲集錄莊伯弟獻伯廷尉卿濟州刺史少以學尚風流有名京洛爲政嚴酷不得

吏人之和但以清白流譽卒於殿中尚書

駿從弟安祖少聰慧年八九歲就師講詩至鹿鳴篇語諸兄云鹿得食相呼而況人乎自此未曾獨食弱冠州辟王簿人有兄弟爭財詣州相訟安祖召其兄弟以禮義責讓之此人兄弟明日相率謝罪州內欽服之後有人勸其仕進安祖曰高尚之事非敢庶幾但京師遼遠實憚於棲屑耳於是閑居養志不出城邑曾天熱舍於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後孝文幸長安至河東存訪故老安祖朝於蒲坂帝與語甚悅仍拜安邑令以老病固辭詔給一時俸以供湯藥焉年八十三卒於家

本書作天明

本書作崧

裴延儁字平子河東聞喜人也魏冀州刺史徽之八世孫曾祖奩諮議參軍并州別駕祖雙彪河東太守贈雍州刺史謚曰順父山崧州主簿行平陽郡事以平蜀賊丁虫功贈東雍州刺史延儁少孤事後母以孝聞涉獵墳史頗有才筆舉秀才射策高第除著作佐郎累遷太子洗馬又領本邑中正及太子恂廢以宮官例免宣武卽位爲中書侍郎時帝專心釋典不事墳籍延儁上疏致諫後除司州別駕及詔立明堂羣官博議延儁獨著一堂之論太傅清河王懌時典衆議讀而笑曰子故欲遠符僕射也明帝時累遷幽州刺史范陽郡有舊督亢渠徑五里漁陽燕郡有故戾陵諸場廣袤三十里皆廢毀多時莫能修復時水旱不調延儁乃表求營造遂躬自履行相度形勢隨力分督未幾而就溉田百萬餘畝爲利十倍百姓賴之又命主簿酈暉修起學校禮教大行人歌謠之

在州五年考績爲天下最拜太常卿歷七兵殿中二尚書散騎常侍中書令御史中尉又以本官兼侍中吏部尚書延雋在臺閣守職而已不能有所裁斷直繩也莊帝初於河陰遇害贈儀同三司都督雍州刺史子元直敬猷竝有學尚與父同時遇害元直贈光州刺史敬猷妻丞相高陽王雍外孫超贈尚書僕射延雋從叔愛醜桃弓竝見稱於鄉里子夙字買興沈雅有器識儀望甚偉孝文見而異之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知人鑒每歎美夙以遠大許之位河北太守以忠恕接下百姓感而懷之卒於郡三子毓昇之鑒鑒字道徽性强正有學涉卒於廷尉卿鑒居官清苦時論稱之贈東雍州刺史子澤頗有文學齊孝昭初爲齊帥奏舍人孝昭崩魏收議爲恭烈皇帝澤正色抗論曰魏收死後亦不肯爲恭烈之謚何容以擬大行且比皇太后不豫先帝殮寢失常聖躬貶損今者

易名必須加孝遂改爲孝昭因此忤旨出爲廣州司馬尋歷位中書侍郎兼給事黃門侍郎以漏泄免後爲散騎侍郎尋爲誹毀大臣趙彥深等兼詠石榴詩微以託意有人以奏武成武成決杖六十髡頭除名後主卽位爲清河郡守與祖珽有舊珽奏除尚書左丞又引爲兼黃門執政疾其祖珽之黨與崔季舒等同見誅澤本勁直無所回避及被出追還折節和光然好戲笑無規檢故頻敗妻鉅鹿魏氏恩好甚隆不能暫相離澤每從駕其妻不宿亦至性强立時人以爲健婦夫半延雋從祖弟良字元賓稍遷尚書考功郎中時汾州吐京胡薛羽等作逆以良兼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回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雲臺郊抗王師良大破之又山胡劉蠡升自云聖術胡人信之咸相影附旬日之間逆徒還振以良

爲汾州刺史加輔國將軍行臺如故良以城人饑窘夜率衆奔西河汾州之居西河自良始也孝靜初爲衛大將軍太府卿卒於官贈吏部尚書謚曰貞又重贈侍中尚書僕射子叔祉粗涉文學居官甚著聲績位終司空右長史良從父兄子慶孫字紹遠少孤性倜儻重然諾正光末汾州吐京羣胡薛悉公馬牒騰竝自立爲王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別將招率鄉豪以討之慶孫每摧其鋒進軍深入至雲臺郊大戰郊西賊衆大潰徵赴都除直後於是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兇徒轉盛以慶孫爲別將從軹關入討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朝廷以此地被山帶河衿要之所明帝末遂立邵郡因以慶孫爲太守慶孫務安緝之咸來歸業介朱榮之死也世隆擁衆北度詔慶孫爲大都督與行臺源子恭率衆追擊慶孫與世隆密通事洩追還河內斬之慶孫任俠有氣鄉曲

壯士及好事者多相依附撫養咸有恩紀在郡日逢歲饑凶四方遊客恒有百餘慶孫自以家糧贍之性雖麤武愛好文流與諸才學之士咸相交結輕財重義坐客恒滿是以爲時所稱延雋從祖弟仲規少好經史頗有志節咸陽王禧爲司州牧辟爲主簿仍表行建興郡事車駕自代還洛次於郡境仲規備供帳朝於路側詔仲規曰畿郡望重卿何能自致此也仲規曰陛下棄彼玄壤來宅紫縣臣方躍馬吳會冀功銘帝籍豈一郡而已孝文笑曰冀卿必副此言駕還見咸陽王曰昨得汝主簿爲南道主人六軍豐贍元弟之寄殊副所望除司空主簿仲規父在鄉疾病棄官奔赴以違制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資於陣戰沒贈河東太守謚曰貞無子弟叔義以第二子伯茂後之伯茂少有風望學涉羣書文藻富瞻釋褐奉朝請大將軍京兆王繼西討引爲鎧

曹參軍南征絳蜀陳雙熾爲行臺長孫承業行臺郎中承業還京師留伯茂仍知行臺事以平薛鳳賢等賞平陽伯再遷散騎常侍典起居注太昌初爲中書侍郎永熙中孝武帝兄子廣平王贊盛選賓寮以伯茂爲文學後加中軍大將軍伯茂好飲酒頗涉疎傲久不徙官曾爲豁情賦天平初遷鄴又爲遷都賦二年因內宴伯茂侮慢殿中尚書章武王景哲景哲遂申啟稱伯茂棄其本列與監同行以黎擊案傍汗冠服禁庭之內令人挈衣詔付所司後竟無坐伯茂旣出後其伯仲規與兄景融別居景融貧窘伯茂了無賑恤殆同行路世以此貶薄之卒年三十九知舊歎惜焉伯茂末年劇飲不已乃至傷性多有愆失未亡前數日忽云吾得密信將被收掩乃與婦乘車西逃避後因顧指壁中言有官人追逐其妻方知其病卒後殯於家園友人常景李渾王元景盧元明魏季景

李騫等十許人於墓傍置酒設祭哀哭涕泣一飲一酹曰裴中書魂而有靈知吾曹也乃各賦詩一篇李騫以魏收亦與之友寄以示收收時在晉陽乃同其作論叙伯茂其十字云臨風想玄度對酒思公榮時人以伯茂性侮傲謂收詩頗得事實贈散騎常侍衛將軍度支尚書雍州刺史重贈吏部尚書謚曰文伯茂曾撰晉書竟未能成無子兄景融以第二子孝才繼齊武平末位中書舍人叔義亦有學行累遷太山太守爲政清靜吏人安之遷司徒從事中郎卒贈東秦州刺史謚曰宣子景融字孔明篤學好屬文舉秀才射策高第除太學博士稍遷諫議大夫領著作元象中儀同高岳以爲錄事參軍弟景龍景顏被劾廷尉獄景融入選吏部擬郡爲御史中尉崔暹所彈云其貪榮昧進遂坐免官病卒景融卑退廉謹無競於時雖才不稱學而緝綴無倦文詞汎濫理會處寡所

作文章別有集錄景顏頗有學尚孝靜初爲司空長史在官貪穢爲中尉崔暹所劾遇病死獄中延儁族兄聿字外興以操尚貞立被孝文所知爲北中府長史時帝以聿與中書侍郎崔亮清貧欲以幹祿優之乃以亮帶野王縣事聿帶溫縣時人榮之卒於平秦郡太守贈洛州刺史子子袖入關西延儁族人瑗字珍寶太和中析屬河北郡少孤貧清苦自立爲汝南王悅郎中令孝靜初卒於雍州刺史延儁從父兄宣明位華州刺史有惠政謚曰簡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景鸞位華州刺史子文端齊行臺郎四子願安志弘振景鴻齊和夷郡守子叔卿博涉有孝行時人號曰裴曾子隋貝丘令子神舉神符而神舉最知名

裴佗字元化河東聞喜人也六世祖詵仕晉位太常卿因晉亂避

地涼州苻堅平河西東歸因居解縣世以文學顯五舉秀才再舉孝廉時人美之父景惠州別駕佗容貌魁偉曠然有器望舉秀才以高第除中書博士累遷趙郡太守爲政有方威惠甚著狡吏姦人莫不改貫所得俸祿分恤貧窮轉前將軍荊州刺史郡人戀仰傾境餞送蠻酋田盤石田敬宗等部落萬餘家恃衆阻險不賓王命前後牧守未能降欵佗至州單使宣慰示以禍福敬宗聞風歸附於是合境清晏纒負至者千餘家後加中軍將軍以老乞還卒遺令不聽請贈不受賜襚諸子皆遵行之佗性剛直不好與俗人交游其投分者必當時名勝清白任真不事家產宅不過三十步又無田園暑不張蓋寒不衣裘其貞儉若此子讓之

讓之字士禮年十六喪父殆不勝哀其母辛氏泣撫之曰棄我滅性得爲孝子乎由是自勉辛氏高明婦人又閑禮度夫喪諸子多

幼弱廣延師友或親自教授內外親屬有吉凶禮制多取則焉讓之少好學有文情清明俊辯早得聲譽魏天平中舉秀才對策高第累遷屯田主客郎中省中語曰能賦詩裴讓之爲太原公開府記室與楊愔友善相遇則清談竟日愔每云此人風流警拔裴文季爲不亡矣梁使至常令讓之攝主客郎第二弟詼之奔關右兄弟五人皆拘繫齊神武問云詼之何在答曰昔吳蜀二國諸葛兄弟各得盡心況讓之老母在此君臣分定失忠與孝愚夫不爲伏願明公以誠信待物若以不信處物物亦安能自信以此定霸猶却行而求道耳神武善其言兄弟俱釋歷文襄大將軍主簿兼中書舍人後兼散騎常侍聘梁文襄嘗入朝讓之導引容儀醞籍文襄目之曰士禮佳舍人也遷長兼中書侍郎領舍人齊受禪靜帝遜居別宮與諸臣別讓之流涕獻欵以參掌儀注封寧都縣男帝

欲以爲黃門侍郎或言其體重不堪趨侍乃除清河太守至郡未幾楊愔謂讓之諸弟曰我與賢兄交欵企聞善政適有人從清河來云姦吏斂迹盜賊清靖朞月之期翻更非速清河有二豪吏田轉貴孫舍興父吏奸猾多有侵削因事遂脇人取財計贓依律不至死讓之以其亂法殺之時清河王岳爲司州牧遣部從事案之侍中高德政舊與讓之不協密奏言當陛下受禪之時讓之眷戀魏朝嗚咽流涕比爲內官情非所願旣而楊愔請救之云罪不合死文宣大怒謂愔曰欲得與裴讓之同冢邪於是無敢言者事奏竟賜死於家讓之次弟詼之字士正少好儒學釋褐太學博士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便返景疑其不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衡一覽便詎今復見之於裴生矣楊愔闔門改葬託詼之頓作十餘墓誌文皆可觀讓之詼之及皇甫

和和弟亮並知名於洛下時人語曰詼勝於讓和不如亮司空高
 乾致書曰相屈為戶曹參軍詼之復書不受署沛王開大司馬府
 辟為記室遷鄴後詼之留在河南西魏領軍獨孤信入據金墉以
 詼之為開府屬號曰洛陽遺彥信敗詼之居南山洛州刺史王元
 軌召為中從事西師忽至尋退遂隨西師入關周文帝以為大行
 臺倉曹郎中卒贈徐州刺史次讞之字士平七歲便勤學早知名
 累遷司徒主簿楊愔每稱歎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唯此家兄弟
 全無鄉音讞之雖年少不妄交游唯與隴西辛術趙郡李繪頓丘
 李構清河崔瞻為忘年友昭帝梓宮將還鄴轉儀曹郎尤悉歷代
 故事儀注喪禮皆能裁正為許昌太守客旅過郡皆出私財供給
 人間無所預代下日為吏人所懷仕周卒伊川太守次謀之字士
 令少有風格邢邵每云我裴四武成為開府辟為參軍掌書記次

訥之字士言純謹有局量弱冠為平原公開府墨曹掌書記從至
 并州其母在艱忽得心痛訥之是日不勝思慕心亦驚痛乃請急
 而還當時以為孝感文宣踐阼幸晉陽皇太子監國留訥之與杜
 臺卿並為齊帥領東宮管記轉太子舍人奏中書舍人事衛尉杜
 弼被其家客誣云有怨言誹訥時政並稱訥之與弼交好亦知之
 坐免官卒天統中追贈平州刺史長子曰樊出後讓之次子矩最
 知名

矩字弘大纏襦而孤及長好學頗愛文藻有智數世父讓之謂曰
 觀汝神識足成才士欲求宦達當資幹世之務矩由是始留情世
 事仕齊為高平王文學齊亡不得調隋文帝為定州總管補記室
 甚親敬之以母憂去職及帝作相遣使馳召之參相府記室事受
 禪遷給事郎奏舍人事伐陳之役領元帥記室既破丹陽晉王廣

令矩與高頴收陳圖籍明年奉詔巡撫嶺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進等作亂吳越道閉上難遣矩行矩請速進上許之行至南康得兵數千人時俚帥王仲宣逼廣州遣其部將周師舉圍東衡州矩與大將軍鹿愿赴之賊立九柵屯大庾嶺共爲聲援矩進擊破之賊懼釋東衡州據原長嶺又擊敗之遂斬師舉進軍自南海拔廣州仲宣懼而潰散矩所綏集者二十餘州又承制署渠帥爲刺史縣令及還上大悅命升殿勞苦之謂高頴楊素曰韋洸將二萬兵不能早度嶺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弊卒徑至南海有臣若此朕亦何憂以功拜開府賜爵聞喜縣公賚物二千段除戶部侍郎遷內史侍郎時突厥強盛都藍可汗妻大義公主卽宇文氏女由是數爲邊患後因公主與從胡私通長孫晟先發其事矩請出使說都藍顯戮宇文上從之竟如其言公主見殺後都藍與突利可

汗構難屢犯亭鄣詔太平公史萬歲爲行軍總管出定襄道以矩爲行軍長史破達頭可汗於塞外萬歲被誅功竟不錄上以啟人可汗初附令矩撫慰之還爲尚書左丞其年文獻皇后崩太常舊無儀注矩與牛弘李百藥等據齊禮參定轉吏部侍郎名爲稱職煬帝卽位營建東都矩職修府省九旬功就時西域諸蕃多至張掖與中國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遠略諸胡至者矩誘令言其國俗山川險易撰西域圖記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臣聞禹定九州導河不踰積石秦兼六國設防止於臨洮故知西胡雜種僻居遐壤禮教之所不及書典之所罕傳自漢氏興基開拓河右始稱名號者有四十六國其後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護以存招撫然叛服不恒屢經征戰後漢之世頻廢此官雖大宛以來略知戶數而諸國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風土服章物產

全無纂錄。世所弗聞。復以春秋遞謝年代久遠。兼并誅討。互有興亡。或地是故邦。改從今號。或人非舊類。同襲昔名。兼復部人交錯。封疆改移。戎狄音殊。事難窮驗。于闐之北。蔥嶺以東。考于前史。三十餘國。其後更相屠滅。僅有十存。自餘淪沒。埽地俱盡。空有丘墟。不可記識。皇上應天育物。無隔華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風行所及。日入以來。職貢皆通。無遠不至。臣旣因撫納。監知關市。尋討書籍。訪采胡人。或有所疑。卽詳衆口。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玉及庶人各顯容止。卽丹青摹寫。爲西域圖記。共成三卷。合四十五國。仍別造地圖。窮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亘。將二萬里。諒由富商大賈。周遊經涉。故諸國之事。罔不徧知。復有幽荒遠地。卒訪難曉。不可憑虛。是以致闕。而二漢相踵。西域爲傳。戶人數十。卽稱國王。徒有名號。有乖其實。今者所編。皆餘千戶。利盡四海。多產珍異。見山居之屬。非有國名。及部落小者。多亦不載。發自燉煌。至于西海。凡爲三道。各有襟帶。北道從伊吾。經蒲類海。鐵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國。達于西海。其中道從高昌。焉耆。龜茲。疏勒。度蔥嶺。又經鏃汗。蘇勒沙那國。康國。曹國。何國。大小安國。穆國。至波斯。達于西海。其南道從鄯善。于闐。朱俱波。喝盤陀。葱嶺。又經護密。吐火羅。挹怛怛。延漕國。至北婆羅門。達于西海。其三。道諸國。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東安國。南婆羅門國等。並隨其所往。諸處得達。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燉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國家威德。將士驍雄。汎濛汜而揚旌。越崑崙而躍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谷渾。分領羌胡之國。爲其擁遏。故朝貢不通。今並因商人密送。誠款引領。翹首願爲臣妾。聖情含養。澤及普天。服而撫之。務在安輯。故皇華遣使。弗動兵車。諸蕃

既從突厥可滅混一戎夏其在茲乎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帝大悅賜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親問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諸寶物吐谷渾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將通西域西夷經略咸以委之後遷黃門侍郎復令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帝有事於恒嶽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燉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啗以厚利導之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噪復令張掖武威士女盛飾縱觀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帝見而大悅竟破吐谷渾拓地數千里並遣兵戍之每歲委輸巨億萬計諸蕃懼懾朝貢相續帝謂矩有綏懷略進位銀青光祿大夫其年冬帝至東都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帝令都下大戲徵四方奇伎異藝陳

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又勒百官及百姓士女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皆被服鮮麗終月而罷又令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遣掌蕃率蠻夷與人貿易所至處悉令邀延就坐醉飽而散蠻夷嗟歎謂中國爲神仙帝稱矩至誠謂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凡所陳奏皆朕之成筭朕未發矩輒以聞自非奉國孰能若是帝遣將軍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經略矩諷諭西域諸國曰天子爲蕃人交易縣遠所以城耳咸以爲然不復來競及還賜錢四十萬矩又曰狀令反閒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帝大悅賜矩貂裘及西域珍器從帝巡塞北幸啟人帳時高麗遣使先通於突厥啟人不敢隱引之見帝矩因奏曰高麗地本孤竹國周代以之封箕子漢世分爲三郡晉氏亦統遼東今乃不臣列爲外域故先帝欲征之久矣但以楊諒不肖師出無功

當陛下時安得不事使此冠帶之境仍爲蠻貊之鄉乎今其使朝於突厥親見啟人合國從化必懼皇靈之遠暢慮後服之先亡脇令入朝當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請面詔其使放還本國遣語其王令速朝覲不然者當率突厥即日誅之帝納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遼之策王師臨遼以本官領武賁郎將明年復從至遼東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復度遼功進位右光祿大夫時皇綱不振人皆變節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內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賄聞唯矩守常無臧穢之響以是爲世所稱後以楊玄感初平帝令矩安集隴右因之會寧存問曷薩那部落遣闕達度設寇吐谷渾頻有虜獲部落致富還而奏狀帝大賞之後從至懷遠鎮詔護北蕃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由其內多有羣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卽得好物胡悉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今已斬之故令往報始畢亦知其狀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畢率騎數十萬圍帝於雁門詔矩與虞世基宿朝堂以待顧問及圍解從至東都屬射匱可汗遣其猶子率西蕃諸胡朝貢詔矩宴接之尋從幸江都宮時四方盜賊蜂起郡縣上奏者不可勝計矩言之帝怒遣矩詣京師接蕃客以疾不行及義兵入關帝遣虞世基就宅問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

矩方略矩曰太原有變京畿不靜遙爲處分恐失事機唯願鑾輿

早還俄而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敗問至。矩以聞，帝失色。矩素勤謹，未嘗忤物，又見天下方亂，恐爲身禍，其待遇人多過其所望。故雖廝役皆得其歡心。時從駕驍果數有逃散，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車駕留此，已經二年，驍果之徒盡無家口，人無匹合，則不能久安。」臣請聽兵士於此納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計也。」因令矩檢校爲將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內寡婦及未嫁女，皆集宮監，又召諸將帥及兵等，恣其所取。因聽自首，先有姦通婦女及尼女官等，並卽配之。由是驍果等悅。咸相謂曰：「裴公之惠也。」宇文化及反，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詣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旣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慰諭之，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矩爲侍內。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僭帝號，以矩爲尚書右僕射，加光祿大夫，封蔡國公，爲河北道宣撫大使。及宇

文氏敗，爲竇建德所獲，以矩隨代舊臣，遇之甚厚，復以爲吏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建德起自羣盜，未有節文，矩爲之制定朝儀，旬月之間，憲章頗擬於王者。建德大悅。及建德敗，時矩與其將曹旦等於洛州留守。旦長史李公淹及大唐使人魏徵等說旦及齊善行，令矩歸順。旦等從之，乃令矩與徵、公淹、領旦及八璽舉山東之地歸降。授左庶子，轉詹事、戶部尚書卒。讓之第六弟，謁之，字士敬。少有志節，好直言。文宣末年昏縱，朝臣罕有言者，謁之上書，正諫言甚切直。文宣將殺之，白刃臨頸，謁之辭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如此。」楊愔曰：「望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投刀歎曰：「小子望我殺爾，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各遣人送出齊，亡卒於壺關令。

皇甫和者，字長諧，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漢中，祖澄，南齊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陽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隨其

妻父夏侯道遷入魏道遷別上勲書欲以徽爲元謀徽曰創謀之始本不關預雖貪榮賞內愧於心遂拒而不許梁州刺史羊靈祐重其敦實表爲征虜府司馬卒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禮則親授以經書及長深沈有雅量尤明禮儀宗親吉凶多相諮訪卒於濟陰太守子聿道以幹局知名位廣平令隋大業初比部郎和弟亮字君翼九歲喪父哀毀有若成人齊神武起義爲大行臺郎中亮率性任真不樂劇職除司徒東閣祭酒思還鄉里啟乞梁州襄中卽本郡也後降梁以母兄在北求遷梁武不奪也至艱無復宦情遂入白鹿山恣泉石之賞縱酒賦詩超然自樂復爲尚書殿中郎攝儀曹事以參撰禪代儀注封榆中男亮疎慢自任無幹務才每有禮儀大事常令餘司攝焉性質朴純厚終無片言矯飾屬有敕下司各列勤愷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

一日醉一日病酒文宣以其恕實優容之杖脛三十而巳所居宅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爲宅中水淹不洩雨卽流入牀下由此宅終不售其淳實如此以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以不稱免官後除任城太守病不之官卒於鄴贈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

裴果字戎昭河東聞喜人也祖思賢魏青州刺史父遵齊州刺史果少慷慨有志略魏太昌中爲陽平郡丞周文帝曾使并州與果遇果知非常人密託附焉永安末盜賊蜂起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陣時人號爲黃驄年少永熙中授河北郡守及齊神武敗於沙苑果乃率其宗黨歸闕周文嘉之賜田宅奴婢牛馬什物等從戰河橋解玉壁圍摧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芒山於周文前挺身陷陣禽東魏都督賀婁焉邏蘭勇冠

當時衆人莫不歎服以此周文愈親待之補帳內都督遷帥都督
平東將軍後從開府楊忠平隨安陸以功加大都督除正平郡守
正平果本郡也以威猛爲政百姓畏之盜賊亦爲之屏息遷司農
卿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爲前軍開劔閣破季慶堡
降楊乾運皆有功廢帝三年授龍州刺史封冠軍縣侯俄而州人
張遁李拓驅率百姓圍逼州城時糧仗皆闕兵士又寡果設方略
以拒之賊便退走於是出兵追擊累戰破之旬日之間州境清晏
轉陵州刺史周孝閔帝踐阼除隆州刺史加持節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歷眉復二州刺史果性嚴猛能斷決抑挫
豪右申理屈滯歷牧數州號爲稱職卒於位贈本官加絳晉建州
刺史謚曰質子孝仁嗣孝仁幼聰敏涉獵經史有譽於時起家舍
人上士累遷長寧鎮將扞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略歷建譙亳三州

刺史

裴寬字長寬河東聞喜人也祖德歡魏中書侍郎河內郡守父靜
慮銀青光祿大夫贈汾州刺史寬儀貌瓌偉博涉羣書弱冠爲州
里所稱親歿撫諸弟以篤友聞滎陽鄭孝穆嘗謂其從弟文直曰
裴長寬兄弟天倫篤睦人之師表吾愛之重之汝可與之遊處年
十三以選爲魏孝明帝挽郎釋褐員外散騎侍郎及孝武西遷寬
謂其諸弟曰君臣逆順大義昭然今天子西幸理無東面以虧臣
節乃將家屬避難於大石嶺獨孤信鎮洛陽始出見焉時汾州刺
史韋子粲降於東魏子粲兄弟在關中者咸以從坐其季弟子爽
先在洛窘急乃投寬寬開懷納之遇有大赦或傳子爽合兔因爾
遂出子爽卒以伏法獨孤信知而責之寬曰窮來見歸義無執送
今日獲罪是所甘心以經赦宥遂得不坐大統五年授都督同軌

防長史加征虜將軍十三年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川解侯景圍景密謀南叛僞親狎與法保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必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未可信若伏兵以斬之亦一時之功也如曰不然更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十四年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因傷被禽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解鎖付館厚加禮遇寬乃裁所臥氈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周文帝帝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手書署寬名下授持節帥都督封夏陽縣男卽除孔城城主十六年遷河南郡守仍鎮孔城廢帝元年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周孝閔帝踐阼進爵爲子寬在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

史獨孤永業相對永業有計謀多譎詐或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尅之天和三年除温州刺史初陳氏與周通和每修聘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沔州旣接敵境於是以寬爲沔州刺史陳將程靈洗攻之力屈城陷陳人乃執寬至揚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鄴遂卒於江左子義宣後從御正杜果使於陳始得將寬柩還隋開皇元年文帝詔贈襄郢二州刺史義宣位司金二命士合江令寬弟漢字仲霄操尚弘雅聰敏好學嘗見人作百字詩一覽便誦魏孝武初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大統五年除大丞相府士曹行參軍轉墨曹漢善尺牘尤便簿領理識明瞻斷割如流相府爲之語曰日下粲爛有裴漢武成中爲司車路下大夫與工部郭彥大府高賓等參議格令每較量時事必有條理天和五年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漢少有宿疾恒帶虛羸劇職煩官非其好也時晉公護擅權搢紳等多諂附之以圖仕進漢直道自守故八年不徙職性不飲酒而雅好賓游每良時美景必招引時彥宴賞留連間以篇什當時人物以此重之自寬沒後遂斷絕游從不聽琴瑟歲時伏臘哀慟而已撫養兄弟子情甚篤至借人異書必躬自錄本至于疾疢彌年亦未嘗釋卷卒贈晉州刺史子鏡人少聰敏涉獵經史爲大將軍譚公會記室參軍累遷春官府都上士仕隋位兵曹郎漢弟尼字景尼性弘雅有器局位御正下大夫卒贈隨州刺史子之隱趙王招府記室參軍之隱弟師人好學有識度見稱於時起家秦王贊府記室參軍仍兼侍讀寬族弟鴻少恭謹有幹略歷官內外周天和初拜郢州刺史轉襄州總管府長史賜爵高邑縣侯從衛公直南征軍敗遂沒尋卒於陳朝廷哀之贈豐資遂三州刺史

裴俠字嵩和河東解人也祖思齊舉秀才拜議郎父欣西河郡守贈晉州刺史俠年七歲猶不能言後於洛城見羣鳥蔽天從西來舉手指之而言遂志識聰慧有異常童年十三遭父憂哀毀有若成人將擇墓地而行空中有人曰童子何悲塋於桑東封公侯俠懼以告其母母曰神也吾聞鬼神福善爾家未嘗有惡當以吉祥告汝耳時俠宅側有大桑林因塋焉州辟主簿舉秀才魏正光中解巾奉朝請稍遷義陽郡守元顥入洛使執其使人焚其赦書孝莊嘉之授東郡太守帶防城別將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陽武衛將軍王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累若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藜也思政曰奈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日至關右日慎一日徐思其宜耳思

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烏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旣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賜爵清河縣伯除丞相府士曹參軍大統三年領鄉兵從戰沙苑先鋒陷陣俠本名協至是周文帝嘉其勇決乃曰仁者必勇因命名俠焉以功進爵爲侯王思政鎮玉壁以俠爲長史齊神武以書招思政思政令俠草報書甚壯烈周文善之曰雖魯仲連無以加也除河北郡守俠躬履儉素愛人如子所食唯菽麥鹽菜而已吏人莫不懷之此郡舊制有漁獵夫三十人以供郡守俠曰以口腹役人吾所不爲也乃悉罷之又有丁三十人供郡守役俠亦不以入私並收庸爲市官馬歲時旣積馬遂成羣去職之日一無所取人歌曰肥鮮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貞惠爲世規矩俠嘗與諸牧守俱謁周文

周文命俠別立謂諸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爲天下之最令衆中有如俠者可與之俱立衆皆默然無敢應者周文乃厚賜俠朝野服焉號爲獨立使君又撰九世伯祖貞侯潛傳述裴氏清公欲使後生奉而行之宗室中知名者咸付一通從弟伯鳳世彥時竝爲丞相府佐笑曰人生仕進須身名並裕清苦若此竟欲何爲俠曰夫清者莅職之本儉者持身之基況我大宗世濟其美故能存見稱於朝廷沒流芳於典策今吾幸以凡庸濫蒙殊遇固其窮困非慕名也志在自修懼辱先也翻被嗤笑知復何言伯鳳等慙而退再遷郢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梁竟陵守孫暲鄴城守張建並以郡來附俠見之密謂人曰暲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乃馳啟其狀周文曰裴俠有鑒深得之矣遣大都督苻貴鎮竟陵而鄴城竟不遣監統及柳仲禮軍至暲還以郢叛卒如

俠言轉大將軍拓州刺史徵拜雍州別駕周孝閔帝踐阼除司邑
下大夫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遷戶部中大夫
時有姦吏主守倉儲積年隱沒至千萬者及俠在官勵精發擿數
旬之內姦盜略盡轉工部中大夫有大司空掌錢物典李貴乃於
府中悲泣或問其故對曰所掌官物多有費用裴公清嚴有名懼
遭罪責所以泣耳俠聞之許其自首貴自言隱費錢五百萬俠嘗
遇疾沈頓士友憂之忽聞五鼓便卽驚起顧左右曰可向府耶所
苦因此而瘳晉公護聞之曰裴俠危篤若此而不廢憂公因聞鼓
聲疾病遂愈此豈非天祐其勤恪也又司空許國公宇文貴小司
空北海公申徵並來候俠疾所居第屋不免霜露貴等還言之於
帝帝矜其貧苦乃爲起宅并賜良田十頃奴隸耕耨糧粟莫不備
足搢紳咸以爲榮卒於位贈太子少師蒲州刺史謚曰貞河北郡

前功曹張回及吏人等感俠遺愛乃作頌紀其清德焉子祥性忠
謹有理劇才少爲城都令清不及俠斷決過之後除長安令爲權
貴所憚遷司倉下大夫俠之終也以毀卒祥弟肅

肅字神封貞亮有才藝少與安定梁毗同志友善天和中舉秀才
累遷御正下大夫以行軍長史從韋孝寬征淮南屬隋文帝爲丞
相肅聞而歎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墳土未乾而一朝遷革豈天
道歟文帝聞之甚不悅由是廢于家開皇五年授膳部侍郎歷朔
州總管長史貝州長史俱有能名仁壽中肅見皇太子勇蜀王秀
左僕射高熲俱廢黜遣使上書言高熲天挺良才元勳佐命願錄
其大功忘其小過二庶人得罪已久寧無革心願各封小國觀其
所爲若得遷善漸更增益如或不悛貶削非晚書奏上謂楊素曰
肅憂我家事如此亦至誠也於是徵肅入朝皇太子聞之謂左庶

子張衡曰使勇自新欲何爲也衡曰觀肅意欲令如吳太伯漢東海王耳太子甚不悅肅至京見上於含章殿上謂曰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後宮寵幸不過數人自勇以下並皆同母非爲愛憎輕事廢立因言勇不可復收之意旣已罷遣之未幾上崩煬帝嗣位不得調者久之肅亦杜門不出後執政者以嶺表遐遠希旨授肅永平郡丞甚得夷人心歲餘卒夷獠思之爲立廟於漳江之浦有子尚賢

裴文舉字道裕河東聞喜人也祖秀業魏天水郡守贈平州刺史父邃性方嚴爲州里所推挹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爲之鄉導多所降下周文帝嘉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卒於正平郡守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文舉少忠謹涉獵經史大統十年起家奉朝請時周文帝諸

子年以盛簡賓友文舉以選與諸公子游雅相欽敬未嘗戲狎遷著作郎中外府參軍恭帝二年賜姓賀蘭氏周孝閔帝踐阼襲爵澄城縣子齊公憲初開幕府以文舉爲司錄及憲出鎮劔南復以文舉爲總管府中郎武成二年就加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蜀土沃饒商販百倍或有勸文舉以利者文舉答之曰利之爲貴莫若安身身安則道隆非貨之謂是以不爲非惡財也憲矜其貧窶每欲資給之文舉恒自謙遜辭多受少保定三年遷絳州刺史邃之任正平也以廉約自守每行春省俗單車而已及文舉臨州一遵其法百姓美而化之總管韋孝寬特相欽重每與談論不覺膝前於席天和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爲孝寬柱國府司馬六年入爲司憲中大夫進爵爲伯轉軍司馬文舉早喪父其兄又在山東唯與弟璣幼相訓養友愛甚篤璣又早亡文舉

撫視遺孤逾於已子時人以此稱之初文舉叔父季和爲曲沃令終於聞喜川而叔母韋氏卒於正平縣屬東西分隔韋氏墳隴遂在齊境及文舉在本州每加賞募齊人感其孝義潛相要結以韋樞西歸竟得合葬六年除南青州刺史宣政元年卒於位子胃嗣位至大都督子神安邑通守有子知禮

裴仁基字德本河東人也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仁基少驍武便弓馬平陳之役以親衛從征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諒反仁基苦諫見囚諒敗超拜護軍後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祿大夫擊破吐谷渾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李密據洛口帝令仁基爲河南道討捕大使據武牢拒密仁基見超寇在前士卒勞弊所得

軍資卽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止之衆咸怒懷靜懷靜又陰持仁基長短欲有奏劾仁基懼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爲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爲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求決戰密與諸將計仁基曰世充盡銳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我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鬪三也我按兵蓄力以觀其弊彼求鬪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言戰遂大敗仁基爲世充所虜世充以仁基父子並驍勇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

及僭尊號署仁基爲禮部尚書行儼爲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戰所當皆披靡號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之甚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劫世充行儼以兵應之事定然後輔越王侗事臨發將軍張童兒告之俱爲世充所殺

論曰裴駿雅業有資器行仍世所以布於列位不替其美延儻器能位望有可稱乎伯茂才各亦時之良也元化以文學傳業而又修史著美讓之弟兄修身勵行觀夫出處之跡良足稱乎矩學涉經史頗有幹局至於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之古人殆未之有與聞政事多歷歲年雖處危亂之中未虧廉謹之節然與時消息承望風旨使高昌入朝伊吾獻地聚糧且未師出王門關右騷然頗亦矩之由矣果及長寬早知去就而寬淪迹異域蓋乃命乎嵩和

廉約居身忠勤奉上人懷其惠吏畏其威雖古之良吏何以加此肅歷官周隋志存鯁正竟而忠誠慷慨犯忤龍鱗固知發婦憂宗周之亡處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語也文舉之在絳州世載清德辭多受少有廉謙之風焉仁基以武略見知自升顯級竟而蹈履非所身名隳壞時也

北史卷三十八

列傳第二十六終

魏州中鳳崗
氏圖南開甫

丙寅二月廿四日

巳卯五月廿四日

北史卷三十九

列傳第二十七

魏州中鳳崗
氏圖南開甫

薛安都

劉休賓

房法壽

畢眾敬

羊祉

子深 孫肅
弟子敦 烈

曾孫豹 玄孫彥謙
族子景伯

曾孫義雲

薛安都字休達河東汾陰人也父廣晉上黨太守安都少驍勇善騎射頗結輕俠諸兄患之安都乃求以一身分出恥資兄許之居於別廩遠近交遊者爭有送遺馬牛衣服什物充滿其庭真君五年與東雍州刺史沮渠康謀逆事發奔宋在南以武力見叙遇宋孝武起江州遂以為將和平六年宋湘東王殺其王子業而

自立是爲明帝羣情不協共立子業弟晉安王子勛安都與沈文秀崔道固常珍奇等舉兵應之宋明帝遣將張永討安都安都遣使降魏請兵救援遣第四子道次爲質獻文乃遣鎮東大將軍尉元等赴之拜安都鎮南大將軍徐州刺史賜爵河東公元等既入彭城安都中悔謀圖元等元知之遂不果發安都因重貨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元乃殺祖隆而隱安都謀皇興二年與畢衆敬朝于京師甚見禮重子侄羣從並處上客皆封侯至於門生無不收叙又爲起第宅館宇崇麗資給甚厚卒贈假黃越秦州刺史河東王謚曰康子道柵襲爵位平州刺史政有聲稱歷相秦二州刺史卒道柵弟道異亦以勲爲第一客早卒贈秦州刺史安邑侯道異弟道次既質京師賜爵安邑侯位秦州刺史進河南公安都從祖弟真度初亦與安都南奔及從安都來降爲上客太和初賜爵河北侯出爲平州刺史假陽平公後降爲伯歷荊州東荊州刺史初遷洛後真度每獻計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大爲帝所賞改封臨晉縣伯轉豫州刺史景明初豫州大饑真度表輒日別出倉米五十斛爲粥救其甚者詔曰真度所表甚有憂濟百姓之意宜在拯卹歷華荊二州刺史入爲大司農卿正始初除揚州刺史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改封敷西卒贈左光祿大夫謚曰莊有子十二人嫡子懷徹襲封初真度有女妓數十人每集賓客輒命之絲竹歌舞不輟於前盡聲色之適庶長子懷吉居喪過周以父妓十餘人并樂器獻之宣武納焉懷吉好勇有膂力雖不善書學亦解達時事卒於汾州刺史懷吉本不勵清節及爲汾州偏有聚納之響自以支庶餌誘勝已共爲婚姻多攜親戚悉令同行兼爲之彌縫恣其取受而將勞賓客曲盡物情送去迎來不避

寒熱性少言每有接對但嘿然而返旣指授先期明人馬之數左右密已記錄俄而酒饌相尋芻粟繼至逮于將別贈以錢縑下及厮傭咸過本望真度諸子旣多其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憎愛與和中遂致訴列云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釁時人恥焉劉休賓字處幹本平原人也祖昶從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都昌縣父奉伯宋北海太守休賓少好學有文才仕宋爲兗州刺史娶崔邪利女生子文畢崔氏先歸寧在魯郡邪利之降文畢母子與俱入魏及慕容白曜軍至休賓不降白曜請崔氏與文畢至以報休賓又執休賓兄延和妻子巡視城下休賓答白曜許待歷城降當卽歸順密遣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魏軍形勢文達詣白曜詐祇候白曜令文達往升城見其妻子文畢哭泣以爪髮爲信文達回復經白曜誓約而還見休賓休賓撫爪髮泣復遣文達與白曜期白曜喜以酒灌地啟告山河誓不負休賓文達還謂休賓可早決計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聞慰固執不可遂差本契白曜尋遣著作佐郎許赤彪夜至梁鄒南門告城上人曰休賓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降何得無信於是城內遂相維持欲降不得歷城降休賓乃出請命及立平齊郡乃以梁鄒人爲懷寧縣以休賓爲令延興二年卒文畢有志尚綜覽羣書輕財重義太和中坐從兄聞慰南叛被徙北邊孝文特聽還代帝曾幸方山文畢大言求見申父功厚賞屈於是賜爵都昌子深見待遇拜協律中郎卒於高陽太守贈兗州刺史謚曰貞休賓叔父旋之其妻許氏生二子法鳳法武而旋之早卒東陽平許氏攜二子入魏孤貧不自立母子並出家爲尼僧旣而反俗俱奔江南法武後改名峻字孝標南史有傳房法壽小名烏頭清河東武城人也曾祖諶仕燕位太尉掾隨慕

容氏遷於齊子孫因家之遂爲東清河繹幕人焉法壽幼孤少好射獵輕率勇果結諸羣小爲劫盜宗族患之弱冠州迎主簿後以母老不復應州郡命常盜殺猪羊以供母招集壯士恒有數百仕宋爲魏郡太守法壽從祖弟崇吉母妻爲慕容白曜所獲託法壽爲計法壽與崇吉歸款於白曜詔以法壽爲平遠將軍與韓騏驎對爲冀州刺史及歷城梁鄒降法壽崇吉等與崔道固劉休賓俱至京師以法壽爲上客崇吉爲次客崔劉爲下客法壽供給亞於薛安都等以功賜爵壯武侯給以田宅奴婢性愛酒好施親舊賓客率同饑飽坎塲常不豐足畢衆敬等皆尚其通愛卒贈青州刺史謚敬侯子伯祖襲例降爲伯歷齊郡內史伯祖闇弱委事於功曹張僧浩大有受納伯祖衣食不充後卒於幽州輔國府長史免官卒子翼大城戍主帶宗安太守襲爵壯武侯

齊臣

翼子豹字仲幹體貌魁岸美音儀年十七州辟主簿王思政入據潁川慕容紹宗出討豹爲紹宗開府主簿兼行臺郎中紹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豹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爲復爾耳未幾而紹宗遇溺時論以爲知微清河中除謁者僕射拜西河太守地接周境俗雜稽胡豹政貴清靜甚著聲績遷博陵太守亦有能名又遷樂陵太守風教修理稱爲美政郡瀕海水味多鹹苦豹命鑿一井遂得甘泉遐邇以爲政化所致豹罷歸後井味復鹹齊滅遂還本鄉丘園自養頻被徵命固辭以疾每牧守初臨必遣致禮官佐邑宰皆投刺申敬終於家無子以兄

熊子彥詡嗣彥詡明辨有學識位殿中侍御史千乘益都二縣令有惠政熊字子威性至孝聰朗有節槩州辟主簿行清河廣川二郡事七子長子彥詢最知名以魏勲門嫡孫賜爵永始縣子特爲叔豹所愛重病卒豹取急親送柩還鄉悲痛傷惜以爲喪當家之寶初彥詢少時爲監館嘗接陳使江惔及陳滅惔入關見彥詢弟彥謙曰公是監館弟耶因慘然曰昔因將命得申言欵彥詢所贈惔詩今見載惔集彥謙早孤不識父爲母兄鞠養長兄彥詢雅有清鑒以彥謙天性穎悟每奇之親教讀書年七歲誦數萬言爲宗黨所異十五出後叔父子貞事所繼有踰本生子貞哀之撫養甚厚後丁繼母憂勺飲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豹竭盡心力每四時珍果弗敢先嘗遇碁功之戚必蔬食終禮宗從取則焉其後受學于博士尹琳手不釋卷遂通涉五經解屬文雅有詞辯風槩高入

清江

年十八屬齊廣寧王孝珩爲齊州刺史辟爲主簿時禁網疎闊州郡之職尤多縱弛及彥謙在職清簡守法州境肅然莫不敬憚及周師入鄴齊主東奔以彥謙爲齊州中從事彥謙痛本朝傾覆將糾率忠義潛謀匡輔事不果而止齊亡歸于家周武帝遣柱國辛遵爲齊州刺史爲賊帥輔帶劔所執彥謙以書諭之帶劔慙懼送遵還州諸賊並各歸首及隋文受禪之後遂優游鄉曲誓無仕心開皇七年刺史韋藝固薦之不得已而應命吏部尚書盧愷一見重之擢授承奉郎俄遷監察御史後屬陳平奉詔安撫泉括等十州以銜命稱旨賜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襲奴婢七口遷秦州總管錄事參軍因朝集時左僕射高頴定考課彥謙謂頴曰書稱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貶無虧便是進必得賢退皆不肖如或舛謬法乃虛設比見諸州考校執見不同

進退多少參差不類况復愛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第卑諂巧官翻居上等真偽混淆是非務亂宰貴既不精練斟酌取捨曾經驅使者多以蒙識獲成未歷臺省者皆爲不知被退又四方懸遠難可詳悉唯準量人數半破半成徒計官員之少多莫顧善惡之衆寡欲求允當其道無由明公鑒達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無阿枉脫有前件數事未審何以裁之唯願遠布耳目精加采訪衷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非直有光至道亦足標獎賢能詞氣侃然觀者屬目頗爲之動容深見嗟賞因歷問河西隴右官人景行彥謙對之如響頗謂諸州總管刺史曰與公言不如獨共秦州考使語後數日頗言於帝帝弗能用以秩滿遷長葛縣令甚有惠化百姓號爲慈父仁壽中帝令持節使者巡行州縣察長吏能不以彥謙爲天下第一超授都州司馬吏人號哭相謂曰房明

府今去吾屬何用生爲其後百姓思之立碑頌德都州久無刺史州務皆歸彥謙名有異政內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顯所與交結皆海內名賢重彥謙爲人深加友敬及爲襄州總管辭翰往來交錯道路煬帝嗣位道衡轉牧番州路經彥謙所留連數日屑涕而別黃門侍郎張衡亦與彥謙相善于時帝營東都窟極侈麗天下失望又漢王構逆罹罪者多彥謙見衡當途而不能匡救書諭之曰竊聞賞者所以勸善刑者所以懲惡故疏賤之人有善必賞尊賢之戚犯惡必刑未有罰則避親賞則遺賤者也今國家祇承靈命作人父母刑賞曲直升聞于天寅畏照臨亦宜謹肅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論雖州國有殊高下懸邈憂人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釁逆須有甄明若楊諒實以詔命不通慮宗社危逼徵兵聚衆非爲干紀則當原其本情議其刑罰

上副聖主友于之意下曉愚人疑惑之心若審知外內無虞嗣后纂統而好亂樂禍妄有覬覦則管蔡之誅當在於諒同惡相濟無所逃罪梟縣孥戮國有常刑遂使籍沒流移恐爲寃濫恢恢天網豈其然乎罪疑從輕斯義安在昔叔向寘鬻獄之死晉國所嘉釋之斷犯蹕之刑漢文稱善羊舌寧不愛弟廷尉非苟違君俱以執法無私不容輕重且聖人大寶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項籍之驍勇伊尹霍光之權勢李老孔丘之才智呂望孫武之兵術吳楚連盤石之據產祿承母弟之基不應歷運之兆終無帝王之位況乎最介一隅蜂扇螳聚楊諒之愚鄙羣小之凶慝而欲憑陵畿甸覬幸非望者哉開闢以降書契云及帝皇之迹可得而詳自非積德累仁豐功厚利孰能道洽幽顯義感靈祇是以古之哲王昧且不顯履水在念御朽兢懷逮叔世驕荒曾無戒懼肆

於人上騁嗜奔欲不可具載請略陳之曩者齊陳二國竝居大位自謂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罔念憂虞不卹刑政近臣懷寵稱善而隱惡史官曲筆掩瑕而錄美是以人庶呼嗟終閉塞於視聽公卿虛譽日敷陳於左右法網嚴密刑辟日多賦役煩興老幼疲苦昔鄭有子產齊有晏嬰楚有叔敖晉有士會凡此小國尚足名臣齊陳之強豈無良佐但以執政壅蔽懷私殉軀忘國憂家外同內忌設有正直之士才堪幹時於已非宜卽加擯棄儻遇諂佞之輩行多穢慝於我有益遽蒙薦舉以此求賢何從而至夫賢材者非尚膺力豈繫文華唯須正身負戴確乎不動譬棟之處屋如骨之在身所謂棟梁骨鯁之材也齊陳不任骨鯁信近讒諛天高聽卑監其淫僻故總收神器歸我大隋向使二國祇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遠浮華卑菲爲心惻隱是務河朔強富江湖險隔各保

其業人不思亂泰山之固弗可動也然而寢臥積薪晏安鳩毒遂使禾黍生廟霧露沾衣弔影撫心何嗟及矣故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於殷駿命不易萬機之事何者不須熟慮哉伏惟皇帝望雲就日仁孝夙彰錫祉分珪大成規矩及總統淮海盛德日新當璧之符遐邇僉屬續曆甫爾寬仁已布率土蒼生翹足而喜并州之亂變起倉卒職由楊諒詭惑詿誤吏人非有構怨本朝棄德從賊者也而有司將帥稱其願反非止誣陷良善亦恐大玷皇猷足下宿當重寄早預心膺粵自藩邸柱石見知方當書名竹帛傳芳萬古稷契伊呂彼獨何人既屬明時須存審謬立當世之大誠作將來之憲範豈容曲順人主以愛虧刑又使脇從之徒橫貽罪譴忝蒙眷遇輒寫微誠野人愚瞽不知忌諱衡得書歎息而不敢奏聞彥謙知王綱不振遂去官隱居不仕將結構蒙山之下

以求其志會置司隸官盛選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彥謙公方宿著時望所歸徵授司隸刺史彥謙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薦舉皆人倫表式其有彈射當之者曾無怨言司隸別駕劉焄陵上侮下訐以爲直刺史憚之皆爲之拜唯彥謙執志不撓抗禮長揖有識嘉之焄亦不恨大業九年從駕度遼監扶餘道軍事其後隋政漸亂莫不變節彥謙直道守常頗爲執政者所嫉出爲涇陽令終於官彥謙居家每子侄定省常爲講說督勉之豐豐不倦家有舊業資產素殷又前後居官所得俸祿皆以周恤親友家無餘財車服器用務存素儉自少及長一言一行未嘗涉私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從容獨笑顧謂其子女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所有文筆恢廓閑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隸人有得其尺牘者皆寶翫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構蓆縣李

綱中山郎茂郎穎河東柳或薛孺皆一時知名雅澹之士彥謙並與爲友雖冠蓋成列而門無雜賓體資文雅深達政務有識者咸以遠大許之初開皇中平陳之後天下一統論者咸云將致太平彥謙私謂所親趙郡李少通曰王上性多忌尅不納諫諍太子卑弱諸王擅威在朝惟行苛酷之政未弘遠大之體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少通初謂不然及仁壽大業之際其言皆驗貞觀初以子玄齡著勲庸贈徐州都督臨淄縣公謚曰定伯祖弟幼愍安豐新蔡二郡太守坐事奪官居家忽聞門有客聲出無所見還至庭中爲家羣犬所噬卒

景伯字良暉法壽族子也祖元慶仕宋歷七郡太守後爲沈文秀青州建威府司馬宋明帝之殺廢帝子業子業弟子勛起兵文秀後歸子勛元慶不同爲文秀所害父愛親獻文時三齊平隨例內徙爲平齊人以父非命疏服終身景伯生於桑乾少喪父以孝聞家貧傭書自給養母甚謹尚書盧陽烏稱之於李冲冲時典選拔爲奉朝請累遷齊州輔國長史會刺史亡敕行州事政存寬簡百姓安之後除清河太守郡人劉簡武曾失禮於景伯聞其臨郡闔家逃亡景伯督切屬縣追捕禽之卽署其子爲西曹掾令喻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一時俱下論者稱之舊制令守六年爲限限滿將代郡人韓靈和等三百餘人表訴乞留復加二載後爲司空長史以母疾去官景伯性復淳和涉獵經史諸弟宗之如事嚴親及弟亡蔬食終喪暮不內御憂毀之容有如居重其次弟景先亡其幼弟景遠暮年哭臨亦不內寢鄉里爲之語曰有義有禮房家兄弟廷尉卿崔光韶好標榜人物無所推尚每云景伯有士大夫之行業及母亡景伯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爲水病積年不愈卒

於家贈左將軍齊州刺史景伯子文烈位司徒左長史與從父弟
逸祐並有名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爲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
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
竟無捶撻子山基仕隋歷戶部考功侍郎並著能名見稱於時景
先字光胄幼孤貧無資從師其母自授毛詩曲禮年十二請其母
曰豈可使兄傭賃以供景先也請自求衣然後就學母哀其小不
許苦請乃從之遂得一半裘欣然自足晝則樵蘇夜誦經史遂大
進贈太和中例得還鄉解褐太學博士時太常劉芳侍中崔光當
世儒宗歎其精博奏兼著作佐郎修國史侍中穆紹又啟景先撰
宣武起居注累遷步兵校尉領尚書郎齊州中正所歷皆有當官
稱景先沈敏方正事兄恭謹出告反面晨昏參省側立移時兄亦
危坐相敬如賓兄曾寢疾景先侍湯藥衣冠不解形容毀瘁親友

見者莫不哀之卒特贈洛州刺史謚曰文景先作五經疑問百餘
篇其言典該符璽郎王神貴並之名爲辯疑合成十卷亦有可觀
節閔帝時奏上之帝親自執卷與神貴往復嘉其用心子延祐武
定末太子家令後隸魏收修史景遠字叔遐重然諾好施與頻歲
凶儉贍宗親又與通衢以飼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經齊克
之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次至郁呼曰與君鄉近何忍見殺賊
曰若言鄉里親親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我姨兄陽是景遠
小字賊曰我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還衣物蒙活者二十餘
人景遠好史傳不爲章句天性小急不類家風然事二兄至謹撫
養兄孤恩訓甚篤益州刺史傅豎眼慕其名義啟爲昭武府功曹
參軍以母老不應豎眼頗恨之卒於家子敬道永熙中開府參軍
畢衆敬小名奈東平須昌人也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常於疆

境盜掠爲業仕宋位太山太守相東王彧殺其王子業而自立是爲明帝遣衆敬詣兗州募人到彭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西從晉安衆敬從之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宋明平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有人發衆敬父墓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喪行服疑纂所爲弟衆愛爲薛安都長史亦遣人密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都以城入魏衆敬不同其謀子元賓以母并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猶未從之衆敬先已遣表謝宋宋明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賓有佗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破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乃以城降元遣將入城事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賜爵東平公與中書侍郎李璨對爲刺史慕容白曜攻尅

無鹽獲申纂無殺纂意而城中火起纂爲所燒死衆敬聞尅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酷由纂聞纂死乃悅二年與薛安都朝京師賜甲第一區後復爲兗州刺史徵還京師衆敬善自奉養食膳豐華必致佗方遠味年已七十髮鬚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篤於姻類深有國士之風張讜之亡躬往營視有若至親太和孝文賓禮舊老衆敬與高允引至方山雖文武奢儉好尚不同然亦與允甚相愛敬接膝談欵有若平生後以篤老乞還桑梓朝廷許之衆敬臨還獻真珠璫四具銀裝劍一口刺彪矛一枚仙人文綾一百疋文明太后與帝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馬絹等勞遣之卒於兗州子元賓少豪俠有武幹涉獵書史與父同建勲誠至京師俱爲上賓賜爵須昌侯後拜兗州刺史假彭城公父子相代爲本州當世榮之時衆敬以老還鄉

常呼元賓爲使君每元賓聽政時乘板輿出至元賓所先遣左右
敕不聽起觀其斷決忻忻然喜見顏色衆敬善持家業猶能督課
田產大致儲積元賓爲政清平善撫人物百姓愛樂之以父憂解
任喪中遙授長兼殿中尚書卒贈衛尉卿謚曰平元賓入魏初娶
東平劉氏有四子祖朽祖髦祖歸祖旋賜妻元氏生二子祖榮祖
暉祖朽最長祖暉次祖髦故事前妻雖先有子後賜之妻子皆承
嫡所以劉氏先亡祖暉不服重元氏後卒祖朽等三年終禮祖榮
早卒子義允襲祖爵東平公例降爲侯卒子僧安襲祖朽身長八
尺腰帶十圍涉獵經史好爲文詠善與人交襲父爵須昌侯例降
爲伯以本州中正爲統軍隸邢巒討梁師以功封南城縣男歷散
騎侍郎中書侍郎神龜末除東豫州刺史祖朽善撫邊清平有信
百姓稱之後爲瀛州刺史卒贈吏部尚書兗州刺史無子以弟祖
歸子義暢爲後襲爵義暢傾巧無士業善通時要位中書侍郎兗
州大中正後除散騎常侍坐事伏法祖髦以兄祖朽別封南城以
須昌伯回授之位東平太守卒於本州別駕祖暉早有器幹爲幽
州刺史以全守勲封新昌縣子逢蕭寶寅退敗祖暉拔城東趨華
陰坐免官爵尋行幽州事建義中詔復州爵後爲賊宿勤明達所
攻沒長子義勰襲爵齊受禪例降義勰弟義雲
義雲小字陁兒少麤俠家在兗州北境常劫掠行旅州里患之晚
方折節從官累遷尚書都官郎中性嚴酷事多幹了齊文襄作相
以爲稱職令普勾僞官專以車輻考掠所獲甚多然大起怨謗曾
爲司州吏所訟云其有所減截并改換文書文襄以其推僞衆人
怨望並無所問乃拘吏數而斬之因此銳情訊鞠威名日盛文宣
受禪除書侍御史彈射不避勲親累遷御史中丞繩劾更切然豪

橫不平頻被怨訟前爲汲郡太守翟嵩啟列義雲從父兄僧明負官債先任京畿長史不受其屬立限切徵由此挾嫌數遣御史過郡訪察欲相推繩又坐私藏工匠家有十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乃被禁止尋見釋以爲司徒左長史尚書左丞司馬子瑞奏彈義雲稱天保元年四月竇氏皇姨殂載日內外百官赴第弔省義雲惟遣御史投名身遂不赴又義雲啟云喪婦孤貧後娶李世安女爲妻世安身雖父服未終其女爲祖已就平吉特乞闔迎不敢備禮及義雲成昏之父衆禮備設尅日拜閣鳴騶清路盛列羽儀兼差臺吏二十人責其鮮服侍從車後直是苟求成昏誣罔干上義雲資產宅宇足稱豪室忽通孤貧亦爲矯詐又駕幸晉陽都坐判拜起居表四品以下五品以上令預前一日赴南都署表三品以上臨日署訖義雲乃乖例署表之日索表就家先署臨日遂稱

私忌不來於是詔付廷尉科罪尋敕免推子瑞又奏彈義雲事十餘條多煩碎罪止罰金不至除免子瑞從兄消難爲北豫州刺史義雲遣御史張子階詣州采風聞先禁其典籤家客等消難危懼遂叛入周時論歸罪義雲云其規報子瑞事亦上聞爾前讌賞義雲常預從此後集見稍疎聲望大損乾明初子瑞遷御史中丞鄭子默正被任用義雲之姑卽子默祖母遂除度支尚書攝左丞子默誅後左丞便解孝昭赴晉陽高元海留鄴義雲深相依附知其信向釋氏嘗隨之聽講爲此欵密無所不至及孝昭大漸顧命武成高歸彥至都武成猶致疑惑元海遣犢車迎義雲入北宮參審遂與元海等勸進仍從幸晉陽參預時政尋除兗州刺史給後部鼓吹卽本州也軒昂自得意望銓衡之舉見諸人自陳逆許引接又言離別暫時非久在州先有饒吹至於按部行游兩部竝用猶

作書與元海論叙時事元海入內不覺遺落給事中李孝貞得而
奏之爲此元海漸疎孝貞因是兼中舍人又高歸彥起逆義雲在
州私集人馬并聚甲仗將以自防實無佗意爲人密啟及歸彥被
禽又列其朋黨專擅爲此追還武成猶錄其往誠竟不加罪除兼
七兵尚書義雲性豪縱頗以施惠爲心累世本州刺史家富於財
士之匱乏者多有拯濟及貴恣情驕侈營造第宅宏壯未幾而成
閨門穢雜聲徧朝野爲郎時與左丞宋游道因公事忿競游道廷
辱之云雄狐之詩千載爲汝義雲一無所答然酷暴殘忍非人理
所及爲家尤甚子姓僕隸恒瘡痍徧體有薛子善昭性至凶頑與
義雲侍婢姦通榜掠無數爲其著籠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
日乃釋之夜中義雲被賊害卽善昭所佩刀也遺之於善昭庭中
善昭聞難奔哭家人得佩乃善昭怖便走出投平恩墅舍旦日武

成命舍人是蘭子暢就宅推之介前義雲新納少室范陽盧氏有
色貌子暢疑盧姦人所爲將加拷掠盧乃具列善昭云介乃收捕
繫臨漳獄將斬之邢邵上言此乃大逆義雲又是朝貴不可發乃
斬之於獄棄尸漳水祖歸位建寧太守子義遠位平原太守義遠
弟義顯義攜性竝豪率天平以後梁使人還往經歷竟城前後州
將以義攜兄弟善營鮭膳器物鮮華常兼長史接宴賓客祖旋太
尉行參軍卒贈都官尚書齊竟二州刺史衆敬弟衆愛隨兄歸魏
以勲爲第一客賜爵鉅平侯卒贈徐州刺史謚曰康子聞慰字子
安有器幹襲爵例降爲伯延昌初累遷清河內史固以疾辭後試
守廣平內史正光初相州刺史中山王熙起兵謀誅元乂聞慰斬
其使發兵拒之乂以爲忠於已遷滄州刺史甚有政績後除散騎
常侍東道行臺尋爲都督安樂王鑒軍司馬攻元法僧敗奔還京

師被劾遇赦免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伯如故謚曰恭子祖彥
字修賢涉獵書傳風度閑雅爲時所知爲侍御史爲元法僧監軍
法僧反被逼南入後還歷中書侍郎襲爵鉅平伯卒贈尚書右僕
射兗州刺史祖彥弟祖哲祕書郎諸畢當朝不乏榮貴但幃薄不
修爲時所鄙申纂者本魏郡人申鍾曾孫也皇始初道武平中山
纂舉室南奔家於濟陰及在無鹽仕宋爲兗州刺史旣敗子景義
入魏

羊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晉太僕卿琇之六世孫也父規之宋任
城令太武南討至鄒山規之與魯郡太守崔邪利及其屬縣徐遜
愛猛之等俱降賜爵鉅平子拜雁門太守祉性剛愎好刑名爲司
空令輔國長史襲爵鉅平子侵盜公資私營居宅有司按之抵死
孝文特恕遠徙後還景明初爲將作都將加左軍將軍四年持節

爲梁州軍司討叛氏正始二年王師伐蜀以祉假節龍驤將軍並
州刺史出劔閣而還又以本將軍爲秦梁二州刺史加征虜將軍
天性酷忍又不清潔坐掠人爲奴婢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免高
肇執政祉復被起爲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步騎三萬先
驅趣涪未至宜武崩班師夜中引軍山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
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加平北
將軍未拜而卒贈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太常少卿元端博士劉臺
龍議謚曰祉志存埋輪不避強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
邊夷識德化沾殊類繼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
景侍中侯剛給事黃門侍郎元纂等駁曰臣聞唯名與器弗可妄
假定謚準行必當其迹按祉志性急酷所在過威布德罕聞暴聲
屢發而禮官虛述謚之爲景非直失於一人實毀朝則請還付外

準行更量虛實靈太后令曰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尚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乘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社以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沒也又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效彰出內作牧岷區字萌之績驟聞詔冊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剛而能尅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司徒右長史張烈主簿李瑒刺稱按社歷官累朝當官允稱委捍西南邊嶠靖邊準行易名獎誠攸在竊謂無虧體例尚書李詔又述奏以府寺爲允靈太后可其奏社自當官不憚疆禦朝廷以爲剛斷時有檢覆每令出使然好慕刑名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下及出將

臨州並無恩潤兵人患其嚴虐子深

深字文泉早有風尚學涉經史兼長几案少與隴西李神儁同志相友自司空記室參軍再遷尚書駕部郎中于時沙汰郎官務精才實深以才堪見留在公明斷尚書僕射崔亮吏部尚書甄琛咸敬重之明帝行釋奠之禮講孝經深儕輩中獨蒙引聽時論美之正光末北地人車金雀等率羌胡反叛高平賊宿勤明達寇幽夏諸州北海王顥爲都督行臺討之以深爲行臺右丞軍司仍領郎中顥敗還京頃之遷尚書左丞蕭寶夤反攻圍華州王平薛鳳賢等作逆敕深兼給事黃門侍郎與大行臺僕射長孫承業共會潼關規模進止事平以功賜爵新泰男靈太后曾幸芒山集僧尼齋會公卿盡在坐太后引見深欣然勞問之顧謂左右曰羊深真忠臣也舉坐傾心莊帝踐阼除太府卿又爲二兗行臺深處分軍國

損益隨機亦有時譽初介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爲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招梁寇深在彭城忽得侃書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褒其忠烈令還朝受敕乃歸京師除名久之除金紫光祿大夫元顥入洛以深兼黃門侍郎顥平免官普泰初爲散騎常侍衛將軍右光祿大夫監起居注自天下多事東西二省官員委積節閔帝敕深與常侍盧道虔元晏元法壽選人補定自奉朝請以上各有沙汰尋兼侍中節閔帝甚親待之時膠序廢替名教陵遲深乃上疏請修立國學廣延胄子帝善之孝武初除中書令永熙三年以深兼御史中尉東道軍司及帝入關深與樊子鵠不從齊神武起兵於兗州子鵠署深爲齊州刺史天平二年正月東魏軍討破之斬於陣

深子肅武定末儀同開府東閣祭酒以學尚知名乾明初爲冀州

中從事趙郡王爲巡省大使肅以遲緩不任職解朝議以肅無罪尋復之武平中入文林館撰書尋爲武德郡守社弟靈引好法律李彪爲中丞以爲書侍御史固辭彪頗銜之及爲三公郎坐兄社事知而不糾彪劾奏免官甚爲尚書令高肇所昵京兆王愉與肇深相嫌忌及愉出鎮冀州肇與靈引爲愉長史以相閒伺靈引私恃肇勢每折於愉及愉作逆先斬靈引於門時論云非直愉自不臣抑亦由肇及靈引所致事平贈平東將軍兗州刺史謚曰威子敦字元禮性尚閑素學涉書史以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出爲本州別駕公平正直見非法終不判署後爲衛將軍廣平太守甚有能各姦吏踟躑秋毫無犯雅性清儉屬歲饑家餽未至使人外尋陂澤採藕根食之遇有疾苦家人解衣質米以供之然政尚威嚴朝廷以其清白賜穀一千斛絹一百匹卒官吏人奔哭莫不悲慟

贈衛大將軍吏部尚書兗州刺史謚曰貞武定初齊神武以敦及
中山太守蘇淑在官奉法清約自居宜見追襲乃上言請加旌錄
詔各賞帛一百疋粟五百斛下郡國咸使聞知靈引弟瑩字靈珍
兗州別駕從事子烈

齊臣

烈字信卿少通敏頗自修立有成人風好讀書能言名理以玄學
知名魏孝昌末烈從兄侃爲太山太守據郡起兵外叛烈潛知其
謀深懼家禍與從兄廣平太守敦馳赴洛陽告難朝廷將加厚賞
烈告人云譬如斬手全軀所存者大故爾豈有幸從兄之敗以爲
已利乎卒無所受天保中累遷尚書祠部左右戶郎中在官咸爲
稱職除陽平太守有能名時頻有災蝗犬牙不入陽平境敕書褒
美焉遷光祿少卿兗州大中正天平初除義州刺史以老還鄉卒
于家烈家傳素業閨門修飭爲世所稱一門女不再醮魏太和中

於兗州造一尼寺女寡居無子者並出家爲尼咸存戒行烈天統
中與尚書畢義雲爭兗州大中正義雲盛稱門伐累世本州刺史
卿世爲我家故史烈云自畢軌被誅已還寂無人物近日刺史皆
疆場之上彼此而得何足爲言豈若我之漢河南尹晉朝太傅名
德學行百世傳美且男清女貞足以相冠自外多可稱也蓋譏義
雲之帷薄焉烈弟修有才幹卒於尚書右丞子玄正武平末將作
丞隋開皇中戶部侍郎卒於隴西郡贊務

論曰薛安都一武夫耳雖輕於去就實啟東南事窘圖變而竟保
寵祿優矣休賓窮而委質孝標名重東南法壽拓落不羈克昌厥
後景伯兄弟儒素良可稱乎衆敬舉地納誠榮曜朝國人位竝列
無乏於時羊祉剛酷之風得死爲幸深以才幹從事聲迹可稱敦
烈持已所遵殆時彥也

北史卷四十一
列傳第二十八

秀川中鳳臺
氏圖南南甫

韓麒麟

程駿

李彪

孫昶

高道悅

甄琛

高聰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也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景穆監國為東曹主書文成即位賜爵漁陽男父亡在喪有禮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圖進趣宜

示寬厚。勅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於房法壽，對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并攻戰器械。於是軍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停滯多年。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官，士人沈抑，乃表請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古先哲王，經國立政，積儲九稔，謂之太平。故躬藉千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寔百王之常軌，爲政之所先。今京師人

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其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樸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災，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人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

振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卒官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燕郡公謚曰康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位祕書中散卒贈漁陽太守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爲清河王懌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爲懌所眷遇遂闕位待其畢喪後復引用及元又害懌火不得葬子熙爲之憂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還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反政以又爲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榭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理懌之寃極言元又劉騰誣調書奏靈太后義之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遂剖騰

棺賜又死尋修國史建義初兼黃門尋爲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明帝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介朱榮之禽葛榮送至京師莊帝欲面數之子熙以爲榮旣元凶自知必死思或不遜無宜見之介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及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恕死免官孝武初領著作以奉冊勲封歷城縣子天平初爲侍讀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竝給兵及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

之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娉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
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嫗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
相告言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卒遺誠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
奉遂至于謁武定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興宗弟
顯宗字茂親剛直能面折廷諫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
悟嘗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即復呼法撫猶有一
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耶耳太和
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後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
上書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
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并功則洛
京易就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
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二曰自古聖帝必

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
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趾魏明所營取譏前代
伏惟陛下損之又損之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
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洫使寺署有
別士庶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
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
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恐銜檠之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
哉四曰竊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晷晷
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
戲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膏神養性熙無疆之祚莊周有言
形有待而智無厓以有待之形役無厓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
也孝文頗納之顯宗又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

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祖父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阜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寸長銖重者卽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徙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政生人之命於是而在有罪而罰罰必當辜則雖以捶撻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檢不在嚴刑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

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宜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寔自草創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顯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

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
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
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渾雜假令一
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齒任意
所從其走起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
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
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
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
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
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宦塗得與膏梁華望接閨連薨何以略也
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
有何爲疑而虧盛美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

且以招誘邊人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
名其數甚衆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
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并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并
省今人口旣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
倉庫儲貯以俟水旱之災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
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
受祿不輕土木被綺羅僕妾厭梁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干詎若
分賜鰥寡贍濟寔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曰諸宿
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繕其蒲博之具以
成褻狎之容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帝善之孝
文曾謂顯宗及程靈虯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
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遼闊若求

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校卿才能可居
中第謂程靈虯曰卿與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曰臣才第
短淺比於崔光實為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昔楊雄著
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甕之譚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所撰雖未
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
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帝曰假使朕不愧於虞舜卿
復何如堯臣顯宗曰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曰卿
為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無懼又
不受金安眠美食此優於遷固也帝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
定朝儀帝曾詔諸官曰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所為
可復以為不可宜校量之李冲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為欲
為膏梁兒地為欲益政贊時帝曰俱欲為浴冲曰若欲為浴陛下

治

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
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
冲曰傳巖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
耳冲謂諸卿士曰適欲請救諸賢秘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
為援意有所懷敢不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
卿孰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惟新
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祕監令之子必為祕
書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帝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為監
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帝曰若
有高明卓爾才具雋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為本州中正二十一
年車駕南征以顯宗為右軍府長史統軍次赭陽齊戍主成公期
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斬法援

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勲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上表頗自矜伐訢前征勲詔曰顯宗進退無檢虧我清風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彞奏免顯宗官詔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顯宗旣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李彪以申憤結二十三年卒顯宗撰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景明初追赭陽勲賜爵章武男子伯華襲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涼州祖父肇呂光人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延明性

機敏好學晝夜無倦延明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亞之也駿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不可以經世駿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沖真喪延明曰卿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沮渠牧犍擢爲東宮侍講太延五年涼州平遷于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爲著作郎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駿實史才方申直筆請留之書奏從之獻文屢引駿與論易老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甚開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陛下尊過西伯覲天假餘年竭六韜之效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豐男持節如高麗迎女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旣而

伐之由行人具其夷嶮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
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
食欲逼辱之璉而不敢害會獻文崩乃還拜祕書令初遷神主於
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令宜依舊詔百寮評議
羣臣咸以為宜依舊事駿獨以為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為帝王所
貴山河為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見預事於宗廟
而獲賞於疆土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為長
世之軌乎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
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又詔曰駿歷官
清慎言事每愜門無挾貨之賔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
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遺
命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為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

遷條頗亦矯厲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初駿病甚孝文文明太后
遣使者更問其疾敕侍御師徐謩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少子
公稱為中散從子靈虯為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太后傷惜之
賜東園祕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
作文章自有集錄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也孝文賜名焉家寒微少孤貧有大志
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
平陽尼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
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陸叡年將弱冠
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
修師友之禮稱之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
朝貴李冲禮之甚厚彪深宗附之孝文初為中書教學博士後假

習字記云云李
彪字道固頓丘
衛國人也孝文
賜名焉家寒微
少孤貧有大志
好學不倦初受
業於長樂監伯
陽伯陽稱美之
晚與漁陽高悅
北平陽尼等將
隱名山不果而
罷悅兄閭博學
高才家富典籍
彪遂於悅家手
抄口誦不暇寢
食既而還鄉里
平原王陸叡年
將弱冠雅有志
業娶東徐州刺
史博陵崔鑒女
路由冀相聞彪
名而詣之修師
友之禮稱之州
郡遂舉孝廉至
京師館而受業
焉高閭稱之朝
貴李冲禮之甚
厚彪深宗附之
孝文初為中書
教學博士後假

之事。當時所云
此。然則西晉事
乃於今。知皆後
名。於。

散騎常侍衛國子使於齊。遷祕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至於
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為春秋體。遺落時事。彪與祕
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體。創為記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上封事
七條。曰古先哲王之為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
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
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為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
豈不謬哉。夫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
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
政。可為長太息者。六。此卽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
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奢。而國有饑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
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
難化如此。此蓋朝制不宜。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為第宅車

服。自百官以下。至於庶人。宜為其等制。使貴不通賤。卑不僭高。不
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其二曰。易稱主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
子奉冢嫡之采。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
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為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
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
世統黎元。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弗以義方教厥冢子。冢
子於是習成兇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
與興。道在於師傳。故禮云。冢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
端冕。見於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
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為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
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
尚幼。冲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非唯予之咎。

抑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
皇太后翼贊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
誨聖敬日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
準古立師傅以詔導太子詔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
家慶則人事幸甚矣其三日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
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
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
既廢營產疲困乃加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
豈有驅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爲宜析
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
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以買官絹又務貯
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

分之一以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贖贖雜物餘財市
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蠲其正課并征戍雜役
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害臣又聞前代明王
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廓定旌吳
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
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
之情其四曰漢制舊斷獄報重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
三徵後歲旱論者以不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之故致旱事下
公卿尚書陳寵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于芸荔之應周
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
蟄蟲皆震夏以爲春三徵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
不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卒以十月斷今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

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情每過於昔遵之典憲猶或闕然今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微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志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毳纓盤水加劔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賓遇大臣禮崇古典自太和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於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皁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俯伏而敬貴

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下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安可陳瞽言於朝且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得行恩當時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及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傷之容子弟卽刑父兄無愧恧之色宴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

職任必要不宜詐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
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
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卽戎素冠作刺
逮于虐秦始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當從
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
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
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
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
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
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
郊廟之祀鳴玉垂綬同節慶之醺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
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者則優旨慰喻起

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二無預其軍戎
之警墨纓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帝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
稍見禮遇詔曰彪雖宿非清策代闕華資然識性嚴聰學博墳籍
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優吏職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何以
勸獎勤能特遷祕書令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
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齊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并
設醮樂彪辭樂及坐彪曰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我皇孝性自天
追慕罔極故有今者罷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纓裳猶以素
服從事裴謝在也固應具此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請問魏朝
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
感慈訓之厚德報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
何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

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謂失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為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齊主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主謂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闕朕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審博後為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為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為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帝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冲曰崔光之博

魏書曰東省上日有闕文

李彪之直是我國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冲任城王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冲等意識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冲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加金璫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為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懼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獄冲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官位升達參與言宴聞彪平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侍筵之次啟論於眾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臣雖下愚輒亦欽其正直及其始居司直執志徑行其所彈劾應弦

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閱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卽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嘿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知其威虐猶謂益多損少故不以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爲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臣與任城卑躬曲已其所爲者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亟投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

亂政如臣列無證宜放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帝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怒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爲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爲志歲寒爲心卿應報國盡心爲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懼此譴爲朕與卿爲宰事爲卿自取彪曰臣憊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罪旣如此宜伏東臯之下不應遠點屬車之清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之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宣武踐阼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

甄琛邢巒等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
等許爲左右彪乃表曰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
十紀史官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地冊勳有闕美隨日落善
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蕪至於太和之十六年先帝先
后召明儒博達之士以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采臣片志令
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
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伏惟孝文
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民若
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敝之真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
恭以和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記曰善
迹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
之懿先皇之茂勳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準之前代其德靡悔也

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
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
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
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
之威也禮由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鑿幸
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
之肅也親慶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袞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
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
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衷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
光爲而弗有者可謂四三王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
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其明小則與四時並
其茂故能聲流無窮義昭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

惟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著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令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傅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產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竝以文才見舉汪述是同竝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者作程靈虯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徙他職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

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誠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強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啟大錄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期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許之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祕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宣武親政崔光表曰臣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強考述無倦頃來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

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
闡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
以常伯正綰著作宣武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
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陽始彪爲中尉號爲嚴酷以姦欵難得
乃爲木手擊其脇腋氣絕而復屬者時有焉又尉喻汾州叛胡得
其兇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往往創潰痛毒備極贈汾州刺
史謚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
功述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餘著詩頌賦誄章表別有集彪雖與
宋弁結管鮑交弁爲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
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爲恨弁卒彪痛之無已爲之哀誄備盡
辛酸郭祚爲吏部彪爲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
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游拔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
非祚祚每曰爾與義和至友豈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
先亦不穆及爲雍州彪詣澄爲志求其府寮澄釋然爲啟得爲列
曹行參軍時稱澄之美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便能屬文
彪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爲二鴻於洛陽鴻遂與交欵往來
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
此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女彪亡後宣武聞其名召爲婕妤在宮
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
自稱詠由是孝文所貴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廷後宮咸師宗之
宣武崩後爲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歷官所
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毀領軍元叉舉其才任撫導擢爲南
荆州刺史建義初叛入梁志弟游有才行隨兄志在南荆州屬介
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子昶

昶小名那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以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初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志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辯周文每稱歎之綏德公陸通盛選僚衆請以昶爲司馬周文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雖處郎官周文恒欲以書記委之於是以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修國史轉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又轉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嘗謂曰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卿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卽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爲侯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

中外府司錄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昶爲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竝爲納言尋進爵爲公五年出爲昌州刺史在州遇疾求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昶周文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弘建德令太武東討率部歸命授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修縣道悅少爲中書學生侍御主文中散後爲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強禦車駕

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
侍御史王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
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
左丞公孫良職縮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澄良等所居官時
道悅兄觀爲外兵郎中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孝文詔責然以事
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
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寔嘉其一至審諤之誠
何愧黯鮑也其以爲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車駕幸鄴又兼御史
中尉留守洛京時宮闕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
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以爲闕居宇之功作游嬉之
用損耗殊倍又深薄之危古今共慎於是帝遂從陸路轉道悅太
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太和二十年

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悅前後
規諫遂於禁中殺之帝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營州刺史并遣王
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塋于舊塋謚曰貞侯宣武又追
錄忠槩拜長子顯族給事中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
顯族弟敬猷有風度蕭寶夤西征引爲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
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洩見殺贈滄州刺史聽一
子出身道悅長兄嵩字崑嶠魏郡太守嵩弟雙清河太守坐贖貨
將刑於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爲錄尚書事雙多納金寶除司空
長史後爲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爲幽州刺
史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雙弟觀尚書左外兵
郎中城陽王鸞司馬南征赭陽先驅而歿謚曰閔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邯之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

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學覽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黻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倉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官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感遂從許亦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孝文知賞宣武踐祚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琛表曰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人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鄣護在公更所以爲人守之耳今者天爲黔首生鹽國爲黔首鄣護假獲其利猶是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

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臣每觀上古愛人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稅大魏宏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莫不歌德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願弛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付八坐議可否以聞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可竊惟大道旣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睦恒恐財不調國澤不厚人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澤輕在人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禁此泉池不專太

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爲後宮之資旣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積而散之將焉所吝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閒事不如法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與之者有謬至使朝廷識者聽管其閒今而罷之懼失前旨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置利人亦世或不同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俗者也可從其前計尚書嚴爲禁豪強之制也詔琛參八坐議事尋正中尉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者率多下吏於時趙修寵貴琛傾身事之琛父疑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修申達至修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修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今

晚始顧雖以言戲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響黷猶宜劾糾況趙修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徃來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己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謹依律科從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寔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旣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親是仗緇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十餘人始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持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及貴

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坐北內手種松栢隆冬負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同居沒齒專事產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孝文時琛兼主客郎迎送齊使彭城劉纘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纘子昕爲胸山戍主昕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乃納昕女爲妻婚日詔給厨費琛所好悅宣武時調戲之遷河南尹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王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翼

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寇盜公行劫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釐比不精主司闇弱不堪檢察故也今擇尹旣非南金里尉鈔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木人懷苟且不能督察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姻戚豪猾僕隸陰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比之邊縣難易不同今難彼易此寔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先朝立品不必卽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况煩劇要務不得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以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選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

所輦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爲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後皆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及高肇死琛以黨不宜復參朝政出爲營州刺史遷涼州刺史猶以高氏之昵不欲處之於內久之爲吏部尚書未幾除定州刺史固辭曰陛下在東宮崔光爲少傅臣爲少保今光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公故僕射游肇時爲侍中與臣官階相似肇在省爲僕射死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臣今適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生師保不如死游肇詔書慰遣之琛旣至鄉衣錦畫游犬爲稱滿政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光亦揣其意復書以悅之徵爲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

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表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公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爲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卽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爲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爲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鑿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無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爲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

非至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矣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人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以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仍踵前來之失者皆付法司科罪詔從之琛祖載明帝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明帝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嘒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琛長子侃字道正位祕書郎性嶮薄多與盜劫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慚慨廣平王懷

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宣武敕懷寬放懷固執之久乃特旨出侃自此沈廢卒家侃弟楷字德友粗有文學頗更吏事琛啟除祕書郎宣武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後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明帝末丁憂在鄉定州刺史廣陽王深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屬鮮于修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人反於州西北之左入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戶修禮等聲云欲將此輩共爲舉動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走收三州人中粗暴者殺之以威外賊及刺史元冏都督楊津等至楷乃還家後修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後齊文襄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卒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慾頗涉書史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

曾爲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沒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及葛榮侵擾河北召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勲賞安市縣子孝靜初爲衛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北徐州刺史卒官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道武平中山入魏卒於涼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爲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定州刺史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子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累遷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效以功賜爵中山公後坐事死鄴纂從弟元賓位奉朝請及外生高昂貴達啟贈瀛州

刺史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人也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少隨其舅宋車騎將軍王玄謨征伐以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尅東陽聰徙平城與蔣少游爲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爲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調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郎爲高陽王雍傅稍爲孝文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後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略自許孝文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效肅言之於帝故假聰輔國將軍授肅節度同援渦陽聰躁怯少威重及與賊交望風退敗孝文怒死徙平州行屆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兔將獻託聰爲表帝見表顧王肅曰在下那得有此本令朕不知

君臣如此
大可觀矣

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宣武初聰復竊還
京師說高肇廢六輔宣武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後加散騎常侍
及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盛
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遂刊銘射所聰為之詞
趙修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修父聰為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
石聰每見修迎送盡禮聰又為修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
術由是迭相親狎修死甄琛李憑皆被黜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
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修之任勢聰傾身事之
及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修之
儔乃因皓啟請田宅皆被遂許及皓見罪戮聰以為死之晚也其
薄於情義皆如此侍中高顯為護軍聰代兼其任顯與兄肇疑聰
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真無遠慮藉貴因權

高聰一生
截了去成心
臨死於婢
切又認真可
妻一笑

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
出為并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
聰在并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為大使御
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宣武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
軍明帝踐阼以其素附高肇出為幽州刺史尋以高肇之黨與王
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為中尉元匡所彈靈太后竝特原之
聰遂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果世稱高聰黎以為珍異又唯
以聲色自娛後拜光祿大夫卒靈太后聞其亡嗟惋良久贈青州
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為妾以悅其情及
病欲不適他人竝令燒指吞炭出家為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長
子雲字彥鴻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河陰遇害贈兗州刺史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士顯宗以文學自立而時

務屢陳至於實錄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
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李彪生自微族見擢明世輜軒驟指聲
駭江南執筆立言遂為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堅持無術
末路蹉跎行百里半於九十彪之謂也高道悅審直之風見憚於
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
至崇重高聰才高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履之轍
惜乎

北史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終

黃川屯園
氏圖印

